

左倉外集

十四

五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PDG

左盦外集目錄

卷十四

黃帝紀年說 四頁

附 黃帝降生後大事略表

王船山史說申義 十頁

論中國並不保存國粹 五頁

普告漢人 十五頁

利害平等論 十一頁

悲佃篇 十一頁

衡報發刊詞 一頁

論中國古代財政國有之弊 九頁

黃帝紀年說

民族者國民特立之性質也凡一民族不得不溯其起原爲吾四百兆漢種之鼻祖者誰乎是爲黃帝軒轅氏是則黃帝者乃製造文明之第一人而開四千年之化者也故欲繼黃帝之業當自用黃帝降生爲紀年始吾觀泰西各國莫不用耶穌降世紀年回教各國亦以摩哈麥特紀年而吾中國之紀年則全用君主之年號近世以降若康梁輩漸知中國紀年之非思以孔子紀年代之吾謂不然蓋彼等借保教爲口實故用孔子降生爲紀年吾輩以保種爲宗旨故用黃帝降生爲紀年夫用黃帝紀年其善有三黃帝以前歷史之事實少孔子以前歷史之事實多故以黃帝紀年則紀事一歸於簡便而無由後溯前之難其善一日本立國以神武天皇紀年所以溯立國之始也中國帝王雖屢易姓與日本萬世不易之君統不同然由古迄今凡

漢族之主中國者孰非黃帝之苗裔乎故中國之有黃帝猶日本之有神武天皇也取法日本擇善而從其善二中國政體達於專制極點皆由於以天下爲君主私有也今紀年用黃帝則君主年號徒屬空文當王者貴之說將不擊而自破矣其善三嗚呼北敵蹈隙入主中華謂非古今來一大變遷耶故當漢族不絕如線之秋欲保漢族之生存必以尊黃帝爲急黃帝者漢族之黃帝也以之紀年可以發漢族民族之感覺偉哉黃帝之功美哉漢族之民黃帝降生四千六百一十四年閏五月十七日書

附黃帝降生後大事略表

中國紀年無劃一之法自竹書紀年以降編年之史無一不複雜者今用黃帝降生爲紀年將黃帝降生後之大事列表如左

降生後年代 中國大事紀

十一年 黃帝即位

三百五十年 唐堯即位

四百九十八年 夏禹即位

九百四十年 商湯即位

一千五百八十六年 周武即位

一千八百六十年 周民逐厲王

一千九百三十一年 周避犬戎東遷

二千二百四十年 大哲學家孔子生

二千四百八十八年 秦始皇即帝位

二千五百三年 陳涉起革命軍

二千六百五年 晉避五胡南遷

三千三百年 隋文帝一統南北

三千六百三十八年

沙陀夷李克用主中國

三千八百四十二年

金虜陷宋京師宋南遷

三千九百九十三年

蒙古夷滅宋主中國

四千八十一年

明太祖排斥蒙古

四千三百五十九年

滿洲入關

四千五百六十年

洪秀全起兵金田村

四千六百十一年

聯軍入北京

此表最注意者凡三事一民族二政體三文化記周避犬戎者記異族戰勝漢族之始也記晉避五胡者記異族入主中華之始也記沙陀金元者爲異族僭位記也記隋文帝明太祖洪秀全者爲漢族光復記也記聯軍入北京者爲漢族將受制於西人記也是爲中國民族之變遷夏禹即位曷爲記爲君主世襲記也商湯即位曷爲記爲諸侯

革命記也周民逐厲王曷爲記爲平民革命記也秦始皇陳涉曷爲記爲君權民權之消長記也是爲中國政界之活動黃帝之時代文化胚胎時代也唐堯之時代文明漸起時代也周武之時代文治極盛時代也故於其即位也特記之而孔子者又集中國學術之大成者也故於其降生也亦記之是爲中國文化之變遷此三者外他書自能詳之茲弗記

按、我國在民國紀元以前、用帝王紀年、全無表明時間距離之功用、故清末有識之士多主張中國應廢棄帝王紀年而新定合理適用之紀年。今綜合各種主張、計有四說。一、用孔子紀年、爲康君長素（有爲）之主張。二、用西周共和紀年、爲章公太炎（炳麟）之主張。三、用世界通用之耶穌紀年、爲高君夢旦（鳳謙）之主張。四、用黃帝紀

年、爲劉君申叔（光漢）之主張。其後宋君漁父（敦仁）尤力主黃帝紀年之說，故民元前七年乙巳同盟會成立，其機關報之「民報」即用黃帝紀年，稱其年爲「中國開國紀元四千六百零三年」。（與劉君此文所用年數不同者，因黃帝紀年，向多異說，觀民元前八年甲辰劉君所撰之「清祕史序」又稱其年爲「黃帝紀元四千三百九十五年」，可知黃帝至今年數之不能有定論。宋君所用者，即最習見之說，出於「皇極經世」，爲「通鑑前編」至「通鑑輯覽」諸書所採用者，然實無歷史的根據。）自此以後，民黨書報及各處覆清之師多用黃帝紀年。逮民元前一年辛亥，武昌義軍興，各省相繼反正，軍政府一切文告皆稱「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用至其年陰曆十一月十二日即陽曆十二月三十一日。翌日，中華民國

國政府成立於南京、大總統孫公就職、即明令改用陽曆、稱是日爲中華民國元年一月一日、黃帝紀年自此始不復用矣。故黃帝紀年者、實建國以前民黨正式應用之紀年、爲民國開國史上之重要文獻也。最早說明用黃帝紀年之義者、即劉君此文。劉君所作「攘書」之「胡史篇」云、「宜仿西國紀年之例、以黃帝降生爲紀年。」自注、「予另有黃帝紀年說。」此文曾否登報、無從稽考、惟「黃帝魂」中曾選錄之、今特收入外集之中。至所附「黃帝降生後大事略表」中換算之年數、頗有舛誤、或爲劉君之偶疏、或爲手民之誤植、今皆依舊彙錄、因黃帝紀年非今後所宜復用、此文祇是革命之文獻耳。（中國今後宜用之紀年有二。一爲「國元」、即民國紀年、民國紀元以前則逆推而稱「民元前某年」。一爲「公元」、

即世界通用之耶穌紀年。() 民國廿六年、即公元一
九三七年、一月一日、錢玄同附記。

...

...

...

...

...

...

...

...

...

...

...

王船山史說申義

亡國多才自古已然王船山者亡國之一國民也故其言皆亡國之音所說多亡國之慘今繹其義可得而言

船山在當日伏處南疆艱貞絕學與李二曲孫夏峰黃梨洲顧亭林共稱講師大儒而船山之書獨晚出直至洪楊盪定之後曾國藩始輯遺書刻之其說大昌於湖湘而遍於天下夫張李時代爲他人驅除難而致其國天下迄定而船山方殫精而著書至洪楊時代天下一轉捩而所以驅除之者仍不異疇昔天下亦迄定而船山之書一於是時大發明是何故歟嘻吾知此後其被吾船山之影響者必無量而必生出許多之波動則敢斷言者也惟其書之竅要處多用口口字代之是殆削於曾氏之手此亦何怪其然然無別本之可校爰就確不可移之義爲之補亡其標識則在左肩右脚之間

也

自拓拔氏之興假中國之禮樂文章而冒其族姓隋唐以降胥爲中國之民且進而爲士大夫以自旌其閥閱矣高門大姓十五而非五帝三王之支庶婚宦相雜無與辨之矣漢魏徙戎於塞內空朔漠以延新起之夷相踵相仍如蟹之登陸陵藉藉以繼進天地之紀亂而不可復理乾坤其將『圯』乎謀之不臧莫知其『禍』之所極將孰尤而可哉

按種性之辨不外風習血液二者若風習既同血液復混是無從而辨之故拓拔氏當時冒中國之文化復以亡國之虜經數傳而竊中國之種智以同於我此自我之同化力之所致高門大姓亦有所以得之所以與之者也胡元之禍較之拓拔則妄分蒙古色目爲一級漢人爲一級南人爲一級此視爲士大夫僅自旌其閥閱者其相去果幾何夫冒我族姓

則彼自知其不肖而欲以吾種易之也乃當元之時至有竄
易其名爲不骨都拔古台等字者見趙甌北廿二史劄記中此又誰爲不
肖也嗚呼種亦賤矣若夫取其職官之志而讀之某官某得
幾員某官某得幾員則對於高門大姓十五而非五帝三王
之支庶之一言尤可痛心婚宦相雜而懸爲禁且以爲貴胄
也而忽弛之誰應之者風習本我之國粹而血液亦實無可
言何謂新起之夷吾寧易之曰將亡之虜

天下所極重而不可竊者二治統之亂「權奸」竊之「盜賊」
「竊之」夷狄「竊之」不可以永世而全身道統之竊沐猴而
冠教猱而升木尸名以徼利爲「夷狄盜賊」之羽翼以文致
之爲聖賢而恣爲妖妄嗚呼至於竊聖人之教以寵「夷狄」
而禍亂極矣石勒起明堂辟靡靈臺拓拔宏修禮樂立明堂皆
是也敗類之儒鬻道統以教之竊而君臣皆自絕於天故勒之

子姓駢戮於冉閔元氏之苗裔至高齊而無噍類天之不可欺也如其赫赫哉

按夷狄盜賊之敢於竊天下者以恃有敗類之儒爲之送徽號而頌功德也夫人未有能自欺其心者夷狄盜賊豈不自知爲夷狄盜賊不過吾雖夷狄盜賊之肺腸而已作聖明天子之面目工部具一奏曰修聖廟禮部具一奏曰開鴻科而天下之士走集而相慶者已填駢於日下則文化大起居然聖朝昨日之夷狄盜賊則永遠之太祖太宗是何樂而不爲夫天下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以夷狄盜賊何以被太祖太宗之名則敗類之儒假之也嗚呼此敗類之儒罪豈勝殺其長一二人非分竊國之想猶可言也其蒙蔽萬世子孫不識太祖太宗之即爲夷狄盜賊不可言也天下無此種敗類之儒則夷狄盜賊之來直呼之爲夷狄盜賊人人心目中有一

夷狄盜賊則未有逐之不力者夷狄盜賊而自知無可假借之名則未有不自沮喪者以此而立國則夷狄盜賊之不絕跡於天壤者吾不信也若必恃天之不可欺而駢戮其子姓吾猶嫌船山之不智雖然既至其子姓之朝則又不得不謀所以戮之之道也敗類之儒之毒一至此哉

取東晉之勢與南宋繫論東晉愈矣然而宋之南渡自汪黃秦湯諸姦而外無不以報讎爲言而進畏懦之說者皆爲公論之所不容若晉則蔡謨孫綽王羲之皆當代名流乃其侈敵之威量己之弱剝胸縮退阻之說以坐困江東讀蔡謨駁止庾亮經略中原之議苟有生人之氣者未有不憤者也夫彼亦有所爲而言矣庾亮之北略形王導之不振也而左袒導者詘亮以伸導桓溫之北伐志存乎篡也而惡溫之逆者忌其成而抑之於是而中撓之情深於外禦爲宰相保其勳名爲天子防其篡奪

嗚呼天下之大防「夷夏」之大辨五帝三王之大統即令桓
溫功成而篡猶賢於戴「醜夷」以爲「中國」主况僅王導
之與庾亮爭權勢而分水火哉則晉之所謂賢宋之所謂姦不
必深察其情而繩以古今之大義則一也

按時勢之紛亂人心之朽敗未有甚於十六國之頃者也自
晉以前幽燕之地依然也雖五胡雲擾江東立國其內備之
裕外逼之輕較之南宋則甚遠也

船山詳論
之故不贅

乃首潰夷夏之

防大紊天下之紀過江名士之罪投之濁流束之高閣詎足
以蔽之乎夫蔡謨之流清談竟夕諱言國事仇之不審何以
言報且宰相風流將軍儒雅當時之士互結職爲名高國事
之來輒以情之所贅沮敗天下之大局將相相訐而奸雄啓
釁乃小朝廷之天子祇顧青衣行酒而決不欲臣下之稍議
之桓溫之篡誠不足尙然國恥彌天只談風月以之應付寇

已深矣是區區者亦何足保夫桓溫之才諒非東晉羣帝所
敢望充其野心之所至江淮以北亦不足以限其馬足儻東
晉而得桓溫爲之帝醜夷未必如是之猖獗也何哉豎儒之
簧鼓竟執小以遺大勇私鬥而忘國仇以至於亡弘光之時
其宴安一如東晉而內訌而致敗也亦似之史可法督師淮
上無王導之倚重黃得功與史異趣恃功而驕左良玉屯兵
襄楚就勢南下可以規復中原而侯恂阻其就食江南之簡
與蔡謨駁止庾亮經略中原之議又何以異就如所憂何物
弘光寧足當良玉之一指跡夫豎儒拘牽名義而貽誤後世
雖無懷姦誤國之志而究不得逃於汪黃秦湯名教之誅也
嗚呼醜夷之爲中國主自船山出之吾知其若何之沈痛也
耶

冉閔盡滅羯胡而曰吾屬故晉人請各稱牧守奉迎天子有胡

睦者稱閔功德謂晉人遠竄江左而不足戴然後閔無所復忌而僭以成嗚呼睦固晉之遺民也而其逆如此夫亦有其故矣自劉淵起「中國」人士詘于勢而事之始亦有不得已之心焉已而食其餘以有富貴假其威福以陵孤寡而齧齕之改易禮法以狎其俗口甘其味身使其服者數十年矣故心盡亡而習之也安藉使歸故版而奉正朔則江東人士羞與爲伍而無以自容於是聞「羯胡氏羌」之名而慙然阻矣

按故總督而今仍總督故尙書而今仍尙書認敵作父反顏噬人新訂會典頂禮入朝其所謂心亡而習安者是船山之所見者也嗚呼吾猶喜胡睦之廉恥道存而所處之時與勢去今日且優異也胡睦之爲此逆知自絕於河東人士無以自容則其心固未昧大晉民族之本來而江左一隅猶有遠竄之一祖國樣於吾目也雖然國未全亡故有如斯之比較

可以激其義而勵其恥彼國亡已數百年者欲歸故版而無可歸欲奉正朔而無可奉渾然莫知其所自來子以傳子孫以傳孫其聞羯胡氏羌之名而慙然阻者則必詆之曰大逆不道則其心亡而習安也至於如是是又何以獨無冉閔也耶

於崔浩以史被殺而重有感焉浩以不周身之智爲索虜用乃欲伸直筆於狼子野心之廷以速其死其愚固矣然能存拓拔氏之所由來詳著其不可爲君師之實與其乘間以入中國之禍始俾後之王者鑒而知懼以制之於早後世之士民知愧而不屑戴之爲君則浩之爲功於人極者亦偉矣前乎此而劉石慕容苻姚赫連之所自來佚矣後乎此而契丹女真蒙古之所自出泯矣劉石慕容苻姚赫連之佚也無史也契丹女真之泯也蒙古氏諱其類脫脫隱之也然猶千百而存一也宋濂中華

之士與聞君子之教佐興王以復「中國」者也非有崔浩族誅之恐而修蒙古之史隱其惡揚其美浩以赤族而不恤濂以曲徇虞集危素而爲蒙古掩其「醜迹」使後王無所「鑒」以「去」其「種」後人無所「激」以「創」其身人之度量相越有如此哉

按索虜之史未有不穢者也然吾服崔浩之直吾尤服拓拔氏之能容崔浩之直蓋浩雖赤族而其書流傳於後世則固不得謂吾直之不伸也夫崔浩之史今所稱大部之史是必當時開史局以編之設史館以藏之者也崔浩直書其穢迹而拓拔祇殺其人而不敢燬其書此種文明豈近時之所有即官家示禁而民間能藏此大部以永其傳近時尤覺無此古道之人心也至由契丹而女真由女真而蒙古皆銜按微分而來自爲一類脫脫之諱其類關乎種性自無足怪後之

爲脫脫諱者吾知必有屬也何物宋濂忘其本來於光天化日之下寫狼子野心之眞而乃曲爲之庇至於如是此直心死已矣豈祇愧於崔浩其視姚樞許衡標榜自鬻於蒙古之廷者一生其時一立其後則揚醜虜之餘波重後世之種禍其罪且復浮於千萬也若萬季野之訂史稿朱竹垞之辨史例則與宋濂適得其反吾又不知所云者也

張駿傷中原之不復而曰先老消謝後生不識慕戀之心日遠日忘嗚呼豈徒士民之生長於邊遠之地者不知有中國之君哉江左君臣自忘之自習而自安之固不知中原爲誰氏之土而畫山河以不相及之量矣以洛陽爲拓拔氏固有之洛陽唯其子孫應受之而我不能有也嗚呼梁之喪心失志一至此哉君忘其爲中國之君臣忘其爲中國之臣割棄山河恬奉「異類又何怪乎士民之視中國之主如寇賊而戴「他」族爲

君父乎

按從來之立國未有如南朝之謬者天之置南朝正天之所
以驕夷狄也充南朝君臣之所志只圖階前盈尺之地可以
三五對坐美人醇酒日夜消磨其餘皆非我有畫明圈限不
得出此盈尺之地而亦對於此約而必署名者也今且畫江
而守何得急急以河南爲意嗚呼中原之不復也殆非偶然
先老儘有及身而事敵者何消謝之足云後生之不知慕戀
關於謬種之流傳也種之既謬不復能辨其同異僅視洛陽
爲其子孫應受之地及今思之則固爲唐虞三代之盛也何
也中國自有君中國自有臣山河之割棄與山河之淪沒則
割棄者猶出於我之手拋其土地陷其士民則猶得以招寇
賊之徽號最後則不復知有他族而併爲一談並寇賊亦不
可得見也已

拓拔氏有中原數世矣而其挾持天下者唯秀容之裔夷六鎮之殘胡此外更無一人焉而其主舍此而更將何依

○時元修畏高歡之

逼將奔長安就宇文泰

爾朱榮河陰之殺魏之人殫矣雖然彼駢死於河

陰者皆依違於淫后女主之側趨赴逆臣戎馬之間羶以迷心柔若無骨上不知有君國內不惜其身名者也即令幸免而瓦全亦惡有一人焉可倚爲社稷之衛哉夫拓拔氏之無人也非但胡后之虐鄭儼徐紇之姦耗士氣於淫昏也其由來漸矣自遷洛以來塗飾虛僞始於儒濫於釋皆所謂沐猴而冠者也糜天下於無實之文自詫昇平之象於是而精悍之氣銷矣樸固之風斲矣內無可用之禁兵外無可依之州鎮部落心離浮華氣長一旦羣雄揭竿而起出入於無人之境唯其所欲爲拓拔氏何復有尺土一民哉此亦一寇讐也彼亦一寇讐也舍此而又奚之也詩書禮樂之化所以造士而養其忠孝爲國之楨幹

者也拓拔氏自以爲能用此矣乃不數十年之間而君浮寄於無人之國明堂辟靡養老興學所爲德成人造小子者安在哉故鬻詩書禮樂於「異」類之廷者其國之妖也其跡似其理逆其文詭其說淫相帥以嬉不亡也奚待虞集危素祇益蒙古之亡而爲儒者之恥姚樞許衡實先之矣

按拓拔氏之亡其原因甚複雜求其總因則縻天下於無實之文自詫昇平之象精悍之氣銷樸固之風斲之數語者其定案也蓋凡立國必有其天然之國粹不與人同雖所遭之時世逼之不得然而其所席之舊治之胚胎究不可失失之吾未見其能自立國者也彼拓拔氏以游牧打牲之族率其驃悍獷野之眾相與逐水草而居殺人野戰以爲樂角弓勁羽疾走羊腸黑月黃沙冥行絕塞是其所長也蓋不如是不足以成爲部落各種部落皆賴此以成立則於此又生出

最烈之競爭以最烈之競爭而逼出最苛之淘汰故其能集大部爲可汗雄長於諸番且牧馬於陰山之下遺矢於長城以南者必其種性絕特爲諸酋所羅拜者也則以數千年文敝無氣之中國開關以與之敵幾何不盡喪其地於該種之手然其種也賤其性也驕一旦胥中國而淪亡之驟易其草木鹿豕而宮廷陛殿跳舞踰蹌而禮樂威儀文身披髮而袞冕冠裳牝牡之聚強弱之噬而典禮法律粲乎備具彬彬郁郁彼視之其氣頓阻其性抑又爲之潛移也益以一輩不二心之臣善頌善禱之士又復爲之揄揚貢其忠孝而所謂明堂辟廱詩書禮樂種種者隱焉與三代同風是固可謂鳴一時之盛也中原人士旣相習而相忘而彼之族乃由野而之文由勞而之逸當年短刀匹馬之雄久消磨於腦後數傳而降風習益淆血液亦有時而混所有中原積弱之病無不被

其所同化况拓拔氏當南朝風靡之秋其塗飾虛僞之道更有特甚者乎種之既弱則雖多置禁兵隨處駐守所生之人生而有當兵之義務而終不能收涓滴之效區區殘胡寧足當羣雄之一注船山謂拓拔氏何復有尺土一民者以今思之當非虛語也彼其裔夷尙不能有豈復有認賊爲父自貨其祖宗且爲之詞以欺天下也者此船山所以歎息痛恨於虞集危素之徒也雖然虞集危素者所以益蒙古之亡者也天下果何患虞集危素之多不過虞集危素之風盛舉世而趨之則利蒙古之亡者亦將失其所以立國而與之俱亡甚且羣殉其亡也嗚呼彼胡后之虐鄭儼徐紇之姦何代蔑有吾恐依違於淫后女王之側趨赴逆臣戎馬之間而駢死者非魏之人也吾船山其恫矣

陳高非忠於蕭氏而保中國之遺民延數十年以待隋之一統

則功亦偉矣哉夫陳高始起嶺表之日逮乎入討侯景之初固知其未有妄干天位之志也蕭氏子孫自相戕賊天下莫適爲主而後思攘之其罪既輕雖無赫赫之功而功亦不可泯視隋之居中孤媚以奪宇文氏者遠矣若夫君子之有怨於隋者則以「中國」代「夷狄」得之不以其道而終不可名爲篡也此陳隋之後天下所以定也

按天下之有君無不以其取君之地爲其私產也人之欲得誰不如我勢不得不出於竊奪今日逆賊明日高皇自書契以來其歷史大抵如斯也陳隋斤斤之計較亦五十步百步之相去已耳雖然此中亦有一鴻溝焉妄殺致位謂之竊奪順時取國謂之弔伐同種相殘謂之竊奪異種相勝謂之驅除陳之立於南朝爲矯矯者以其樹幟於中原無主之時也隋之於周雖紆其臂而奪之而不得謂之不道以其於驅除

之理得之也此固歷史之公例俟諸聖人而不惑者也

陳氏篡梁王琳起兵至湓城以伐陳赫然討賊之義舉也而侯平不受琳之指麾琳遂奉表於高洋去「順」即「逆」惡已大矣猶曰高氏非吾讎也以妻子陷入於關中復奉表稱臣而西嚮身爲盟主二三其德荏苒妻子之私愛北面稽顙於殺吾君亡吾國之索虜

○元帝死於宇文氏之刃

無恆之小人旦夕莫測而許之以討賊之義乎爲君也忠而死爲父也孝而死非爲君父而忠

孝也吾臣吾子不忍自廢者也豈忍以忠臣孝子爲可獵取之浮名乎失身於異類則已無身矣無身而君誰之君父誰之父遑及忠孝哉且若琳者則又失身於「異」類而亦無據也倏而禽倏而人妖魅而已矣

按討賊誠義舉乃孤注也非可求全者也有一輩之士或爲時勢之所逼或爲名義之所動而勉出於此舉有欲圖之功

而無必死之志五中惶惑無可把持吾必先保吾身而後求
吾目的之所在稍涉危境遂以情急勢迫無論仇讎寇賊而
惟可以庇吾身者之是託綜其出處打成數槪身敗名戮國
亡種滅爲祖國痛爲後世戒若此類者易姓之交何代蔑有
若王琳者不過吾之適取而論之者也如平西之請兵其亦
援高洋之例也當是時無北周與之並立故別無所稱臣圓
圓之陷衝冠立起以視王琳戀關中之私愛而奉表於人則
猶見其風烈雖然二者之所陷皆仇敵之所在也一直接以
媚之一間接媚於人以創之其義一也嗚呼己則無身而假
於人以爲忠孝彼則及身而仍有所謂君父以爲對照吾又
何忍見數百年無君父之國也耶

...

...

...

...

...

...

...

...

...

...

...

論中國並不保存國粹

世之稱中國者孰不曰守舊之國哉雖然守舊者必有舊可守者也必能保存國粹者也乃吾即今日之中國觀之覺一物一事之微無一與古代相同者吾得以一語而斷之曰中國並不保存國粹試詳徵之

一音樂 音樂者所以感人之性情而蕩滌其瑕穢者也中國

古代之樂大抵統於八音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是如爾雅釋樂篇所載諸

樂器是也中國古代之音大抵統於五聲即宮商角徵羽十二律陽聲六即

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是也陰聲六即大呂應鐘南呂函鐘小呂夾鐘是也後世有律呂之學即周禮太

師所載諸樂名是也然大抵與歌詩相表裏二南及豳風七月小雅正十六篇大

雅正十八篇及周頌等詩皆入樂者也後世以降樂府興而雅

又有房中樂鄉樂朝廷樂宗廟樂之分也

樂亡如鹿鳴諸詩之音節至晉而亡是也匏音亡而樂器改後世無匏音並土音亦見日知錄而羌夷之樂乃得乘其隙而易之古代已有四

任侏儻是也 試觀於後世之樂歌若摩訶兜勒之曲此得之西域者

也而漢庭譜為新聲通考云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惟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

與二十八解乘鼓角橫吹之曲此得之朔漠者也而魏武減為中

鳴通志云魏武北征烏桓涉沙漠軍士聞鼓角魏晉以降古樂

式微羌胡雜擾歌曲各殊通考云懷帝永嘉之亂伶官樂器皆沒於劉石又云北魏鼓樂音制罕復

傳習舊工更盡聲曲多亡又云齊祖挺上書曰魏氏獲晉樂器不知採用皆委棄之又云後主惟賞胡戎樂無已 樂古

人謂梁陳盡吳楚之聲周隋皆羌胡之技見唐書豈不然哉况

且魏愛胡聲而屈茨打沙之樂作通考云自宣武之後始愛胡聲洎於遷都而屈茨琵琶五

絃篳篥胡鼓銅鈸打沙羅唐升胡部而伊涼甘渭之曲興自隋

胡舞鏗鏘鏗鏘洪心駭耳定九部夷樂唐開元二十四年升胡部於堂上而天寶樂曲皆以邊地名若涼州伊州甘州渭州之類後乃調法曲與胡部新

見唐書 聲合皆 古代之樂章遂悉消亡於不覺矣即觀之後代之樂器

角曰胡角通志云角之制始於胡中國所謂鼓角蓋習笛曰羌

笛說文云羌笛三孔樂府雜錄云笛筋曰胡筋韻會小補云大

羌樂也而唐人之詩名曰羌笛

有胡笳十九拍蔡琰詩鼓曰羯鼓唐人小說琴曰胡琴元史禮樂志有胡琴管

曰羌管

朱子雪詩云不成聲而簪築段成式琴曰胡琴志有胡琴管

之邊夷粗厲之音形為亂象言念及此能勿悲哉國粹之不保

存者此其一

二衣服 中國之服飾以三代之制為最佳大抵與歐西之制

合此非西人製中國古制也中國文明最古故其制與歐西之制同 古代之冠皆用冕旒而委

貌爵弁之制係組於頤制如覆杯前高廣後卑銳與西人冠制相類至

趙國取法北胡創武冠之制而漢代貂蟬飾冠實基於此通志云趙

惠文冠亦名武冠趙武靈王效胡服以金璫飾首前插貂尾為貴職又以北土多寒胡人以貂皮溫額後代效之至胡

元宅夏古代之冠遂一變而為纓笠矣纓笠二字始見於鄭古

代之衣上衣下裳與西制相合而衣裳之外復有深衣即西人外其

長及踝左右平齊方領之間兩襟相掩即西人外套證之古代

禮圖固彰彰可據者也

大約古代內衣之制甚狹惟衣裝之制寬廣

至後世胡服盛

行而古代衣裳之制遂一變而為長衫短褂矣

今馬褂之制出於古代之半臂

而長衫之制實為胡服見咳餘叢考馬褂缺襟袍戰裙條

古代之履上銳下平繫以組繮

西今

人皮鞋皆若靴為胡履

見說為北俗所通行後世以降夷禍日

深而胡俗之靴遂浸用為朝制矣

咳餘叢考著靴條云北朝著靴累代盛行蓋自劉石之亂

繼以燕秦元魏齊周各從其本俗故中土久以著靴為常服沿及於唐遂浸尋為朝制矣其說甚確舉此三條足

徵衣飾之殊於古昔矣

又古人於項下有類項即西制之領也而內衣之帶大抵與衣相連皆與後世

之制即古代婦女之衣飾亦與今殊褱衣揄狄諸服大抵上下

相連上狹下寬其長及地試即列女圖觀之三禮圖則宵衣諸

飾與日本婦女之服同

此因由日本取法古制也鞠衣諸飾與歐美婦女之

服同

毫無異處真可異也

後世以降易為上衫下裙

此亦非中國固有之服故洪武實錄所載明太

祖詔深斥婦女兩節衣為胡服而古代婦女之衣飾亡矣蓋秦漢以來虜漢雜

處風會所趨浸以成俗變胡服之制豈僅趙王恥椎髻之儀不

逢南越此魏徵所由隱憂見諫從突厥河南語而東城父老所由興嘆也

東城父老記云今北胡與京師雜處娶妻生子長安中少至金

代禁用漢服天會二年事元代崇尚胡裝而冠帶之民遂一變而為

被髮左衽之民矣鼠銜尾而北來鷗梳翎而東去索虜垂制豈

不遠哉惟僧道之服稍與古制相同又近世持民族主義者屏

棄虜服易以西裝而漢家官儀遂不圖於今日復見矣國粹之

不保存者此其二

三宮室器具 古代宮室固不盡平頂之制也然明堂之制上

下四方皆為平頂殊無欹側之形與西人之宮室合見三禮圖

繪明堂圖而殷人重屋已有四阿見考工記四阿亦平頂也即宮寢宮闕之形亦

大抵上方下平與今寺觀之屋宇相類觀羣經宮室圖可見若今日宮室

之制大抵上銳下方作欹側之形與張蓋同此皆由於華夷雜

居穹廬之形歷久不易試觀今日之宮室其形式與帳而中國

宮室之制遂與之同化而不覺耳又如席地之制易為胡牀應劭

風俗通云趙武靈王好胡服作胡牀然西漢之時猶席地而坐

如賈誼傳所謂文帝前席也至六朝之時桓伊據胡牀弄笛而

庚亮傳亦有胡牀之名几筵之制易為火坑日知錄云北人以

蓋胡牀即今之交椅也几筵之制易為火坑日知錄云北人以

以發火謂之坑古書不載又引唐書高麗傳冬月皆作何一非

長坑下然焜火以取煖即今之土坑是土坑亦夷制也

沾染夷俗者乎即觀之中國之器具覺兵器農器亦有由外域

輸入者中國鐵字古文從夷可知冶鐵之業為中土所本無石由

器時代易為銅器時代由銅器時代易冶鐵之用始於製矛而

為鐵器時代故冶鐵之用發明最遲

古籍所謂二矛者則夷矛曾矛是也見考工記蓋廬人為製矛

象治鐵之色也此外域兵器輸入之始推之騎兵之法入中國騎兵亦

制又中國之稱馬而車載之制墮礮火之法入中國亦始於

也必曰胡馬代馬

戈矛之利失此皆兵器之變更也若農器之用雖多中國所發

明然鐵齒耙土亦東夷輸入之法也湧幢小品云中國耕田必

擄羅國之法今若兵器農器而外四裔之物亦有輸入中國者

江南通用之

若木棉為東南夷之產見三國東夷傳梁書林邑傳而中國多用之此皆外域物產輸入之證按之古籍歷歷

可徵此歐亞通商以來中國之器物所由多廢棄不用也中國大

人多喜新厭故並無保守之性質觀鴉片之吸食煙草之廣植而知中國古代之沾染惡俗亦猶是矣 國粹之不

保存者此其三

四禮俗言文 凡國之所以成立者必有一國特別之禮俗中

國之禮俗雖多沿古初之制然喪禮七七之制始於胡魏北史

國珍死魏明帝為舉哀詔自始薨至七七皆為設千僧齋齋令

七人出家闍人孟藥死靈太后於其七日設二百齋僧北齊書

記南陽王死每至七日孫靈輝請設齋趙 火葬之制本於天竺

見日知錄及陔餘叢考 則亦非中國固有之俗矣又如十二辰

乃沿印度之葬禮者也 雖相沿已久然溯其起源亦大抵起於北俗

蟲之說謂十二屬也 雖相沿已久然溯其起源亦大抵起於北俗

以餘叢考云十二屬之意古但取以紀年而巳陸深春風堂隨

筆謂本起於北俗此說較為得之又引唐書歸無子丑寅

宋史吐番傳之兔年馬年輟耕錄之龍年以證北俗無子丑寅

卯十二辰但以鼠牛虎兔之類分記歲時流行中國遂相

沿不廢其說甚確故元秘史亦有兔兒年虎兒年之語 此則

由漢末傳入中國者也亦見陔餘叢考蓋禮俗既遷故言語亦隨之而

異如可汗為夷虜君長之稱可汗即漢字而劉武周等之割據則亦

襲可汗之稱矣劉武周稱定揚可汗即唐朝之君亦有自稱天可汗者守捉為異域屯戍

之稱而唐朝之邊城則亦用守捉之名矣唐以守捉為邊地小城戍之稱見唐書地理志

巴圖魯為胡中勇士之稱元人之稱把都亦作巴魯即巴圖魯之轉乃夷語所謂猛士也而

近日漢民任武職者亦且錫巴圖魯之號矣章京二字亦然此皆夷語

之輸入中國者也又如梵音東被佛典流傳而中國人士之襲

用其語者或播之於詞章如剎那招提等語是或著之於語錄如真空妙諦常惺惺

等語則亦西人所謂外來語也其尤可異者異族亂夏民習於夷

改姓易氏獻媚虜酋大約以北周及金元之人為最衆見通志氏族略變於夷條及陔餘叢考而鮮

卑契丹之言遂傳播於士大夫之口矣如顏氏家訓見有一士人令其子習鮮卑語可

以事貴人民之無恥至此而達極點矣以野蠻之語言代中邦之文字彼虜主之

擴張勢力者遂欲抑漢文而崇虜文矣元時凡詔令皆用蒙古字即俄人欲廢波蘭文

之意也

可不哀哉國粹之不保存者此其四

由是觀之則今日之中國豈猶有國粹之存耶或謂事物之理變動不居改絃更張古人所重然按之中國之制則非合進化之公理者也蓋外族交侵與民雜處致古代流風遺俗悉消滅於無形昔衛效夷言杞用夷禮皆爲春秋所貶絕今中國人民以用夷變夏爲大戒豈知由古迄今無一非用夷變夏之日耶弔銅駝於荆棘京洛淒涼度胡馬於關山燕雲望斷言念及此能勿淒然此古人所由慮夷患也

指於靈然世古人視由靈與思也

甲論 鄒效與棘京番野京夷臨風外關山燕雲望瀛海念良共
 以風夷變夏欲大刻豈朕由古或今無一非風夷變夏之日耶
 欲無派昔論燧夷言休風夷舞者益春輝烈烈縣今中國人男
 女公抵香也蓋校越交身與刃懸與危古升肅風震併悉帝燕
 變通不測如採實鼎古人視重然好之中國之歸明非合燕外
 山長關之限今日之中國豈餘齊國粹之昏耶夷請事神之監

通 言不妄請國粹之不野存香也其四

普告漢人

中國自古迄今凡史冊所記載賢聖所討論其對於君主也咸曰惟仁者乃可爲君易言體仁足以長人孟子言以德行仁者王蓋參和謂之仁與人相親謂之仁人被其愛謂之仁與仁相反是之謂暴凡具觀察國家之識者咸以君主之仁暴判人民之從違

自三代以降論史者大抵若此

君行仁政雖後世猶將誦其德君行虐政雖編氓得而討其非故桀紂嬴政楊廣所以稱爲暴主者以其不行仁政而有損于民也有損于民即爲虐政既行虐政則人民不認其爲君故孟子言天子不仁不保四海不仁者殘賊其民之謂也今滿洲盜窺中國二百餘年其以親愛加之吾民耶抑以殘賊加之吾民耶此雖爲滿洲作辯護者於滿洲殘賊漢民之罪亦不能稍爲之寬則所謂深仁厚澤挾髓淪肌者不過頌揚之諛詞在爲此言者亦必自知其言之狂瞽矣師曠有

言豈可使一人肆於民上以縱其淫以棄天地之性夫桀紂嬴政楊廣乃一人肆于民上者也若近日之滿洲乃一族肆于民上者也以一人肆于民上猶不可況以一族肆于民上耶故就種界而言則滿洲之君爲異族就政界而言則滿洲之君爲暴主今日之討滿乃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並行者也試就滿洲之歷史觀之滿洲之虐民較嬴秦蒙古爲尤酷不必徵之野史也即觀于朝廷之令憲臣下之封章覺穢德彰聞雖百世莫之能改吾試即其最著者言之一日虐遇士人滿族入關以來受其虐者以士人爲尤甚文字之獄以數十計禁刊之書以千百計於浙則有莊氏之史案于蘇則有徐氏之詩禍以謗刺而伏法者前有戴名世繼有查嗣廷汪景祺以講學而興獄者前有麻學穎繼有呂留良曾靜此其顯然昭著者也莫不誅連宗親戮及枯骨自此以外若金堡之書藏於丹霞寺則有焚寺磨骸

之命也葉庭珪鷗波漁話云丹霞寺在韶州國府金堡所創之寺

督撫入奏遂有焚寺磨骸齊周華之書獻于浙撫則膺非聖無

法之誅據杭世駿齊召南墓誌則周華少傳留良之學留良之

周華磔死其近族弟姪士權其毒慘禍頻仍下至沈天甫之選

詩二卷稱黃尊素等百七十人著陳濟生編輯明吳姓等六人

城御史沈天甫等皆棄市巡王錫侯之改韵亦見東亦書刊禁

目身伏重辜又如陸生柵胡中藻謝濟世之流均服官於朝乃

一則因論史而權殃一則因賦詩而興獄一則因詰經而成邊

均見東華錄張無形之網羅抑將伸之民氣于語言文字之微深文

周納此則秦漢以下之所未有也况康雍以來文禍尤甚沈德

潛牡丹之什因有異種亦稱陳鵬年虎丘之詩彭尺木陳鵬年

作十八年噶禮奏鵬年摘其片詞指為怨望故全謝山濟寰曹公

行狀云乾隆時上書請比附妖言之獄謂比年以來小人往往

挾睚眦之怨借影響之詞攻訐詩書指摘字句有司見事生風多方窮鞫或致波累師生株連親故破家亡命甚可憫也臣愚以井田封建不過迂儒之常談不得以爲生今復古述懷詠史不過詞人之習態不可以爲援古刺今即有序跋偶遺紀年亦或艸茅一時失檢非必果懷悖逆敢于明布篇章使以此類悉皆比附妖言罪當不赦將使天下告訐不休士子以文爲戒殊

非國家義以正守仁以包蒙之義由曹氏

即曹師

之疏觀之則乾

隆之時所興文禍不必昌言民族也即敷陳古制亦伏誹刺之誅而序跋之文僅以甲子紀年者亦指爲悖畔羅織罪名夫乾隆之朝上溯滿人入關之歲幾歷百年而文網之嚴猶若此則乾隆以前誕興之獄更可知矣且文禍而外士懼其虐復有二端一爲禁立盟社順治九年頒臥碑文禁立盟結社十六年又頒禁例謂士習不端結社訂盟者黜革十七年給事中楊雍請

禁妄立社名及投刺稱同社同盟詔從其請雍疏云今之妄立

在多有而江南之蔚州松江之杭嘉湖為尤甚又朱竹垞

著錄者二千餘人其後十室之邑三家之村莫不立有文社

性而盟張樂而讌與者結路人為昆道不同則親懿視同仇

敵凶終隙未彌所不有公上言朋黨之禍釀于草野欲

塞其源必先杜絕盟社得旨飭學臣嚴禁即此事也 康熙二

十五年查革社學雍正三年又立例拿究社學由是士子無切

磋之益雖秦皇之禁偶語不是過也一為屠毒士人順治末年

吳中諸生哭于學宮則伏辟者十餘人康熙四十二年常州知

府與諸生訟則文致十餘人于死彭尺木陳乾隆之時礪山諸

生為隸役魚肉迫以捕蝗之役索財不獲立具罪名恣意凌押

邵齊燾謝不惟士子之橫懼其災也當雍正時田文鏡督河南

劾十數員半皆科目李紱過其境責以蹂躪讀書人見東華錄

川李公是則朝廷所褒賞者皆不學無術之流而讀書稽古在

士人所希望者科目而滿人之于科場也則以賄取士如噶禮

時科場考官趙晉以賄取士安徽巡撫等皆得賂以五萬兩賄禮囑為保全見彭尺木張伯行行狀餘事甚多不具引清

議所自出者太學也而滿臣于太學也則斥為浮議所出袁枚

王公傳云康熙五十四年御史鄭維攷以科場浮偽多出太學奏監生留試本省無留京師非惟束縛其身

也至並其廉恥之心亦斲傷幾盡古代之遇士人有若此慘酷

者乎二曰虐遇平民滿族之民饒于民族之觀念于己族而外

屠戮慘殺漠然無所動于心故其對于準部也草薶其民靡有

子遺及觀其慘戮漢民則其禍不減于滅準此事之證甚多沈

熙時諸將平金門厦門時議悉誅其黨而以子女玉帛資財犒軍夫滿兵平金門厦門猶用若此之政策則當日揚州嘉定江

陰所受之毒其對于苗民也暴征强易民弗能堪滿洲之于苗

知識虐之靡所不至觀彭尺木楊名時行狀云貴州境內官民

視熟苗若奴隸屠戮之冒功就撫熟苗初武臣屠戮賣其妻

女以飽私囊又魯九泉楊勤懇公碑云湖南每歲采木有司至苗地視其所有木輒記之而賤價勒買此特虐遇苗民之一二

端耳若鄂爾泰之改土歸流掃其穴焚及觀其威凌漢族則

其虐不減于御苗屠戮良民之遠事試即同治破金陵之事言之

之地成爲劫灰之場即近日官軍征其對于臺灣也以爲孤懸

海外施行之政尤屬苛殘劉綸史文靖公墓碑云乾隆之時戍

驕蹇不奉法鎮臣以非所轄也威噤不治又彭尺木沈起元行

狀云臺灣賦有上中下視內地加數倍此特其一二端耳若康

熙時朱一貴之亂乾隆時林爽及觀其治理支那本部則其暴

不減於治臺蓋滿人有權利而無義務漢民有義務而無權利

非惟滿人之權利非漢人所能及即蒙古人之權利亦非漢人

所能及于乾隆時流民越塞耕土默特欲盡驅民遷而歸其地見

如待蒙古故入關以後不以人類視漢人觀其因成功之擾閩則遷

徙沿海居民順治十一年嚴禁沿海省分無許片帆入海違者

澄之沿海居民均于內地安插而華人之旅南洋者流離漂泊

視爲化外之民不復加以保護見雍正乾隆則滿人賤視漢民

之心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故其苦漢民也無所不用其極順治

七年廷臣上敬陳時務疏略謂今天下之民有圈地之苦有逃

人之苦有喂養馬匹供應大兵之苦有封船之苦有繹夫之苦

有打造戰船之苦有藩府腴削之苦有驛遞騷擾之苦又有水

草不時之苦有盜賊焚掠海寇出沒之苦行齋居送十室九空

然此特就一時之困苦述之耳及視姚延啓所陳之疏謂新舊

之兵月餉壓欠動至半年呼癸呼庚苦無以應又言水衡金錄

宮梵字何若儲之以騰飽士馬則軍人之飢饉而死者眾矣觀

季開生所上之書謂特遣使臣往揚州以買女子復于通州封

民船順治十年事則民女之幽閉而死者眾矣或以滿洲無至中國

生此疏則此然此亦滿人虐漢人之一端耳若徵之往事則漢

人死于滿人之手者復有數端或死于擄掠如山東之亂則竟

城中婦女為邏卒所驅見朱竹垞顏耿精忠之亂凡所掠浙東

江西子女于亂平以後悉入官為奴彭尺木于閩省之民罹禍

大酷而全謝山會稽姚公神道碑遷閩之省遷界離之議起定耿精忠至

封山軍都統莫敢下各開幕府亂作皆禁旅無所得居則以民屋

伯將之無所役之器朋淫其妻屋中老幼啞叱所得不役則意

屋中之無民死朋淫其妻屋中老幼啞叱所得不役則意

楚氏家至日有康熙者甲寅以亂諸郡子之存者掠道朱錢可算即

台彭尺木李云芳婢之狀云止熙不七年乃捐金贖之又處諸府旗將

云江西浙江難求千妻女為因察被掠已云伊有萬年縣徐善

妻之人千餘口求贖者有永嘉縣何君信妻為誣陷何疑被滇蜀

掠良民沒為奴婢全謝二萬餘人此舉此禁旅由閩撤還將驅

及乾隆南巡仍迫脅民女橫肆姦淫此滿人虐遇漢人者一也

或死于欺凌夫滿兵之驕橫擾民彭尺木蔣伊行狀蘇州旗民

之霸佔市井順治十七年伯索尼強買市物旗丁以運漕索

財見李紱與倉場總督陳公書即請截漕遞運劄子此固欺凌漢民之證矣然其虐民

最甚者莫若圈地及逃人二事考順治十一年逃人之數至三

萬之多順治十一年李綱奏逃人疏康熙初年八旗家人以自沈報刑部者

歲至千人彭尺木徐元文行狀而京師姦人復多掠平民賣之旗下同孰

非各直省之良民乎又觀順治之時傅景星言民屋應給旗下

者當寬以限期候其搬移始令旗下管業又言田地被圈之民

俱荒撥薄鹹屯地不可照膏腴民地征輸向五軒言民間墳墓有

在滿洲圈佔地內者許其子孫祭掃即此數事觀之則圈地之

初室盧丘墓盡為旗民所有以膏腴之壤入于旗以饒瘠之地

歸之民而饒瘠之地仍依膏腴之壤起征可謂虐政之尤者矣

况當此之時旗奴逃亡由旗員勾攝勿關有司見彭尺木徐元文行狀又

以有司無治旗之例故凡旗民作姦為盜者均得逍遙法外而

惟所欲為有沒入漢人妻女者沈德潛黃太常震傳震為霸昌道時其地滿漢雜居旗丁重責

剝人至沒入其妻女有召漢人作佃而復增租奪佃者盧文昭孫文定

震下令聽民贖回皆旗人居京師而以田召有以田還民

漢人佃田既熟即增租奪佃先佃者多失利有以田還民

既而復撥者彭尺木趙申喬行狀康熙五十年滄州故有八

必達請于內務府撥六頃歸旗下巡撫請以有以圈地多瘠

各旗退地按數均撥以免滄民重困部議不許官查勘既奪

請易他地者彭尺木李之芳行狀云康熙五年旗人以所既奪

民地並奪其天賦之權使富者淪于貧貧者淪于賤此滿人虐

遇漢人者二也或死于力役如朱竹垞左侍郎楊介雍神道碑

云高要當廣右之衝制府駐節于是師行絡繹供億甚煩羽畫

一至徵民夫累百動遭鞭笞遇點册逃避吏胥繫之若牽羊納

諸廨宇隙地凍餒者多陳黃中直隸長蘆運使蔣公墓誌銘云

雍正十二年杭州織造隆昇建議塞海門尖山於三月時索杭

州萬五千人合旁郡凡數萬人彭尺木父啓豐事狀云浙省官

水陸往來其奉使馳驛者所用夫役無定額多者役及千人少

者亦六七百人觀此數事則滿洲之虐不減隋煬之開河供億

既煩鞭笞尤酷若乾隆南巡其禍尤酷此滿人虐遇漢人者三也或死于

疑獄順治十八年福建民以通海見告者數千百人獄成之後

咸當重辟彭尺木于成龍行狀又嚴逃人之禁逃人雖三次始絞而窩

主則一次即斬又將鄰右遷徙順治十一年屠賴奏立法過重株連太多

致海內官民惴惴然莫保其身家順治十一年李綱奏此固人民之慘劫

矣又彭尺木蔣伊行狀言順治之時姦民挾仇動借叛逆妄害

良善又謂民間小罪皆動輒收禁株蔓牽連逮及婦女袁枚尹

文端公神道碑言乾隆之時盧魯生偽稿及各郡叛逆邪教等

案皆株引萬千自此以外則欠糧之案孫星衍王公士禎傳云

數萬有物故者輒繫其孥株連其親族宋琬趙雍客壽序云三

吳田賦至辛丑以來執政患其多逋於是懲羹吹齏有司之考

乃益嚴張英即墨黃金墓誌云蒙城懷遠天長盱眙四縣子衿

人臨場歌序則滿洲抗糧之獄順治十一年案疊出如宋琬董

之追鹽課尤為暴虐蒼水詩云江南逋賦之宋琬起

紳士同日除名者萬有餘人又如今所及蘇州之獄死者均數百人尤為古今所未有咸以重法繩民若

民以疾苦上聞則治以越訴之罪如嘉定之民訴增衛糧則坐

以阻撓軍需見錢大昕潛研堂文集河南之民請免河灘賠糧則遞解回

籍者數次見杭大宗瑞州知府陳君士璠墓表以致民困不上陳民冤莫或恤而

苛猛之吏雍正時盧焯為東昌府釋罪人田憾之見呂星垣湖

北巡撫復借杖罰罪贖之例用以害民以枉人入罪姚延啓敬

若滿漢涉訟則漢民拘繫對簿大者淹斃牢獄小者失業破家

錢大昕王棧傳此滿人虐遇漢人者四也四者以外則死于橫征暴斂

者其數尤多觀姚延啓所陳之疏則順治之時私攤之金歲必

數次而滿兵過河南勒派車輛至輸四萬餘金閩浙用兵凡馬

料釘鐵油炭船桅無一不取資于民然此猶曰天下未平不得

不爾也乃天下既平之後凡虛增之稅額徐乾學宋文恪公行狀云江南多版荒田

冊載虛名實無租入可供國課陳黃中蔣林墓誌銘云淮南河

漕監三院廩皆故民田後田為官廩而賦未除王鳴盛海州知

州黃君建中墓誌云太湖濱有灘漲田去糧存久為民累又

田租額仍在額外之徵求宋琬賀慕鶴鳴新任方伯疏云三吳

紀極反裘為薪毛將安傳李黻江南按察使王公墓誌云江南

糧道所屬有倉規銀巨萬並虐取之民又廣西按察使白公詢

墓誌云南寧錢糧正額外加派數錢名曰附封又文端公墓表云英德民因陋規而加至八九錢 虐取于民罔

知紀極不獨民受其害即為官吏於朝者亦累以疾苦上陳如

康熙六年熊賜履言民生困苦謂私派倍于官徵雜項浮于正

額分外誅求入名賠補種種浚刻剝膚及髓又謂督撫之于守

令以督責為能以催科為政又胡煦攝戶部時閱漕項行追案

遠者五十年近者三十四五年至數百兩至萬餘兩不等家室

蕩然累及妻孥彭啓豐禮部左侍郎胡公墓誌銘 又徐乾學幼安朱公墓銘謂

山東河南撫臣以墾荒蒙賞而百姓以賠熟受累歲增十餘萬

賦稅大抵皆得之鞭笞敲剝而非額內樂輸之賦致怨苦之氣

積為沴厲則所謂歸丁于糧永不加賦者不過愚民之詞耳試

觀彭尺木文集則廣西委里戶徵糧即責令供應官府李之芳

山陝二省以滿員清核逋賦有司多悉索以待同江西則以運

丁逃亡賠累良民而納糧之家一逢荒稅敲朴之下民不聊生

徐貞生行狀 湖南徵糧別立輓擡硬拖公費脚價諸名每糧一石加

派之銀至二三兩趙申喬行狀 雲南丁役不均戶絕則責人爲代或

一人而兼數丁致額外加派之銀數餘卅萬楊名時行狀 浙省收漕

每石私加之額至於數斗父啓豐事狀 加以順康以降東南之賦增

益于無形市肆則行抽泉之法陸隴其行狀 康熙十五年隴

撫一年隴其造冊不及村野巡南糧則增口袋之錢趙申喬行狀

十糧口袋法其發糧也每石給口袋四趙申喬行狀

徐文元行狀云劉安國請下令察隱有大役則議增耗羨陳鵬

狀云康熙時有大役增地丁耗羨孰非病民之政乎彼徐元文請除

三藩虐政康熙總店市課魚課是閩中五監稅報船驛夫牙行渡稅

左 會 外 集 普告漢人 八

是滇南五勳莊園 蔣伊進呈十二圖 彭八年尺木蔣伊行狀順治十

田礦廠冗兵是 難民曰刑獄曰讀書曰春耕夏耘曰疲驛 猶其顯焉者也自此

曰鬻兒曰水災曰旱災曰暴關曰 彭初豐陳文恭公弘謀墓誌云雍

以外若淮鹽則追額外之銀 正鹽使者令淮商於稅外輸銀

不助國用積數十萬注冊報部然實 滇銅則苦廠稅之苛 陳弘謀

墓誌云雲南有錫廠民苦廠稅苛工費薄相 甚至設販鹽之律

戒不誌前又楊名時奏疏亦屢言銅廠之苦民 甚

鹽有為天地間自然之產非君民所營之業乃中國之君主其非

平營之政以然搜滿洲則為尤甚如尺木父營之業乃中國之君主其非

私販送官邀賞又錢大昕擬傑曹公碣云汾陽之土斥鹵可鹽

塞外鹽亦至者例皆禁不得受不令商轉安邑池鹽鬻于市

道險回遠誣以貴需販罪嚴創參之禁 彭誌云豐禮部左侍郎胡煦

倚勢凌民遠誣以貴需販罪嚴創參之禁 彭誌云豐禮部左侍郎胡煦

禁每歲秋遣廷臣一人註訊於盛京自春 興釀酒之誅 孫嘉淦

徂冬羈候日久痠死者眾病者數十人 興釀酒之誅 孫嘉淦

行狀云乾隆初年嚴酒禁 非迫民以威即陷民以律非孟子所

謂罔民乎然漢人所以受其厄者亦有由矣方滿族之入中國

也塞漢人之智渙漢人之羣弱漢民之力其所以能行此業者

無非迫漢人于貧而陷漢人于死耳其所以迫漢人于貧者則不興民利是也夫礦為天地自然之利而滿洲入關以後則以開礦為大戒康熙四十三年部議江西崇仁大庾開鑛奉旨開鑛事情甚無益于地方嗣後有請開採者俱不准行雍正二年奉旨招商開廠設官收稅傳聞遠近以致聚眾藏姦斷不准行嘉慶四年不允邢台開銀鑛五年大名請開鉛廠留摺不報六年三月封壽塔尔巴哈台金鑛嗣又封禁平泉州銅廠至二十年又封禁都蘭哈拉鉛廠夫開礦既為滿洲所禁何以雲南則遣官收礦稅見彭尺木楊名時行狀而旗民之居霸昌者又詭稱貴戚私開銀礦耶見彭尺木陳鵬年行狀是則所以禁開礦者不過欲以禁人民之富耳人民愈貧則滿洲可以獨富又中國兩漢之時黃金之賜臣下動至千斤萬斤今則中國之金愈減少其故何哉蓋滿洲入關以後所攻克郡邑於民間所藏之金輒掠為己有或以之獻於大會故民間之貧日少此亦滿洲觀康熙御宇以大學財聚民散為列國分疆

時語又謂天下一統散將安之彭尺木湯斌行狀則滿清之入

中國首以聚財為宗旨於凡所以利民者必剝削使盡此滿人

迫漢人于貧之策也其所以陷漢人于死者則不恤民災是也

夫水旱之災國所恆有若滿人之于民災也則視之甚輕如康

熙二十九年畿輔大飢雖奉免糧之詔然分別被災輕重不允

盡蠲又於秋後帶徵既徵其新又徵其舊彭尺木陸隴其行狀及康熙五

十年詔免天下丁糧然正供雖免餘稅仍徵彭尺木趙申喬行狀又雍正

之時江南與山東俱災而東督田文鏡欲誇所屬之豐請運東

米賑江南而不恤民飢袁枚尹文端公神道碑此滿洲不恤民災之證及

臣工上奏則遣勘災之使以示慈仁然康熙之時湯斌言勘災

之臣所至之地苛擾實煩或輟耕待勘無異再荒彭尺木湯斌行狀則

所謂勘災賑飢者不過愚民之政耳甚至用蘄輔之策欲開河

淮南以助運糧致淮南淫水為災民之死者數十萬是則滿洲

之所爲不過欲以迫人民于死耳漢人日以死則滿人可以獨
生其處心積慮尙堪問耶此滿人陷漢人于死之策也漢人所
受之禍旣若此之深故湯斌言愛民有心救民無術而呂晚村
亦曰今日之窮爲堯舜以來所未有言皆徵實來者難誣試觀
近歲以來因排外之故人民之死者若而人因賠款之故租稅
之增者若干種生其國者當亦可以自反矣三曰虐遇官吏夫
所謂官吏者必漢人盡忠滿洲者也乃滿洲之于漢臣不以輔
佐視之僅以倡優畜之械其手足繫其百體使之隨俗浮沈以
消其奮發有爲之氣試即滿臣統軍者言之當大難未戡之日
利用漢人及外亂即平則以滿人享其利而沒抑漢人之功如
趙良棟平滇有大功爲吳丹所嫉僅授以管鑾儀衛事職及上
表明心則朝臣劾以大不敬

袁枚趙忠襄公傳

藍理平台有奇勳僅授

神木副將及提督閩省則受捕盜不力之誣文致羅織幾蹈不

測而身編旗籍

盛百二左都督藍公家傳

岳鍾琦平番建偉績卒以守巴勤

庫爾時準部引兵劫馬廠下之於獄削籍爲民

袁枚岳大將軍傳

而柴

大紀保守台灣於平台之役推爲首功乃福康安以其失禮奏

以大辟之刑下至張廣泗楊芳之流薄告偶罹前勳盡廢即咸

同之際湘淮宿將爲滿清平東南事平之後則降爲編氓或以

游勇伏罰由此而觀則欲爲滿洲立功者可以引爲前鑒矣更

即漢臣立朝者言之則滿人入關首禁漢臣言滿事如順治十

年少詹事李呈祥請部院衙門裁滿官用漢人諭謂李呈祥大

不合理朕不分滿漢一體眷遇委任爾漢官奈何反生異意若

崇實而言首崇滿洲理所宜也

據此則滿漢不平等明明見於諭旨

十一年主事

達都劾張嘉請停滿洲關差謂滿官奉差者秉公守法必不徇

私而張嘉反徇私嫉忌得旨張嘉降級調用又李裋奏逃人事

件可爲痛心者計有七事疏入流尙陽堡十七年蘇松巡撫馬

騰升謂滿兵驕悍成習請撤京口駐防部議革職康熙五年朱

昌祚奏言圈地不便旗民交困刑部奏昌祚紛更妄奏著鞭一

百籍沒家產是則不利滿人之事不令漢臣宣之朝尤不欲漢

臣窺其隱故海望奏清理直隸旗地則奉旨申飭寶光鼐奏旗

莊不出丁捕蝗則部議褫職曹錫寶劾和珅家丁踰制則部議

鑄三級豈非滿臣固不與漢臣平等乎又順治之時熊賜履言

宜令漢官勿阿滿官時鼈拜當國軸擬治以言事之罪彭尺木熊賜履

行此非以罪名加之賜履已也觀廷臣議總兵任珍罪部議以

陳名夏等漢官二十八人別為一議坐狗黨擬流彭尺木魏董象樞行狀

漢臣上書論時事語侵執政御史陶式穀奏漢臣撫拾浮詞欺

世盜名請速逮治彭尺木湯斌行狀則是漢官勿阿附滿官者均為刑

罰所必加即使所忤者僅一二人亦必名掛彈章以洩滿人之

私憤如徐元文與滿大臣忤則明珠之黨劾之彭尺木徐元文行狀張伯

行劾噶禮則滿人和穆倫劾之

彭尺木張伯行狀又觀於東華錄則康熙四十四年劉若熊

劾山西巡撫噶禮貪婪虐民禮以奏辯得釋四十五年平遙民郭明奇等控噶禮巡城御史袁橋以聞而明奇交刑部治罪袁

橋革職其祖推之武億杖旗丁而罷官喬萊忤滿員而削職則庇滿員若此

欲保全利祿者勢必阿順滿臣如李之芳胡林翼之所為方克

免滿臣之嫉忌然使稍有廉恥者處之果何以堪此乎甚矣滿

漢委贄者之難也又如順康之世近人多稱為朝廷清明然朝

廷之壅塞則又古代所未聞朱天保奏立允祜為太子則伏族

誅之刑陳名夏請復明代衣冠則伏謗誹之戮李森先請寬言

臣之罰則責其有意市恩趙開心請寬逃人之罪則責其市恩

沽譽湯斌言明臣抗節宜入明史則詰為誇獎抗逆之人徐貞

生言大臣巡方易滋流弊即治以出位言事之罪而吳達諸人

均以言事忤旨罪擬大辟其挫辱諫臣阻塞言路使立其朝者

雖欲建白而不能于上書言事之臣復以繁文相束縛

如順治九年諭

內外本章程尚有長短寬窄違式參差不齊者即傳諭禮部嚴加申飭十年諭各衙門本章漢字宜先書官員銜名次書謹奏字樣次書所條

陳者為某事偶有為民請命者則清廷君臣以其與虐民之策相背而詰責旋加故陳弘謀論西粵墾田之弊則以為挾持有

司彭啓豐陳文恭公弘謀墓誌云時外吏多以墾田為功廣西

額稅抵且得官於是貪利者多與有司相結按額荒冊責民報

不增而賦日益弘謀論之虜以為粵人言粵事寶光稟奏平陽

啓把持有司之漸則地方自治滿廷所最惡也

令黃梅科斂病民則罪幾不測秦瀛寶光即有盡忠於滿者亦

拒諫飾非如孫嘉淦請停捐納罷西兵則詰問掌院學士何以

容此狂生王揆及柴謙請建皇嗣則責以植黨希恩染明季惡

習及乾隆之時普諭廷臣謂台諫諸官處心積慮不外名利兩

途試問古今有此拂諫之主乎則朝廷清明之說不足信矣又

近人頌滿洲者多稱為立法寬仁然漢臣之為卿相任封疆者

鮮保首領以終即保首領以終其免于縲紲者卒鮮孫宗夷瘐

于獄中陶易斃于杖下

為徐一夔柱樓詩禍事

此固古今之冤獄矣其遇

大臣也亦然如李馘與蔡珽下獄親訊於廷羅列桁楊鉗鋸諸

械召馘跪階下責以朋黨相蒙

袁枚臨川李公傳又方苞有獄中雜記一篇所記獄中困苦之

狀大非人所能堪觀此可以知滿洲無優遇大臣之典

徐元夢之入獄也訊以雙木撞擊

數十親屬莫得通水漿莫得入獄卒刻時以至慘毒備加

李苞紀徐

司空佚事

楊名時以滇撫削職朱綱代之預治刑具訊名時雖明代

廷杖之刑何以加此若夫公帑偶虧株連無已當順康之交三

吳之吏不復論其賢不肖莅任之期鮮歷三年之久甚至一邑

之內故官羈留者數員非苦錢穀之欠虧即苦前官之遺累

宋琬

賀慕鶴鳴新任方伯書

雖材行素優而舊欠不完概令謫罷

姚延啓敬陳時務疏

及

康熙時河工各員欠帑之數達九十萬歷二十三年追呼敲朴

瘐死囹圄逃亡過半累及子孫

王璣請免河工積欠疏

又雲南糧道羅源

浩虧銅廠銀一萬一千兩有旨加罰十倍以一年為期逾限即

行正法錢大昕嚴立法之仁果安在耶然此猶束于律令者也

若夫以滿臣凌辱漢臣如麻勒吉詰責張懸錫則其事尤駭聽

聞順治十五年麻勒吉詰責直隸河南山東總督張懸錫以其

調用十六年懸錫上疏略謂勒吉始而倨傲繼而鄙薄慢情

狀誠所難堪然臣猶求見再三而勒吉愈為責備之詞始則告

惟有一死後懸錫縊於聖安寺而勒吉僅降級留任于滿臣

之有罪者減之從輕于漢臣之無罪者轉增之使重則立法寬

仁之說亦不足信矣且滿洲既不以輔佐視漢臣故漢臣亦不

以輔佐自待于作奸犯科之事視為分所應然故官方因之而

不肅及劣跡昭著則罰俸或至十餘年彭尺木李之芳謂外官

罰俸有在任一二年削職或至十百人正五年因閩中倉穀多

虧遣四大臣率謁撰府縣官六十餘人往按有司避劾者十居

五餘悉解任聽勘又案徐一夔盧魯生等案閩省官吏得罪十幾

徧其有幸逃法網者則必恃滿臣為內援故和珅諸人之黨與

左 盒 外 集 普告漢人

法久傲晉 或以賄賂相託 彭尺木李之芳行狀康熙八年之芳

吏為奸 或以賄賂相託 上疏請甄別督撫大吏自順治十八

年以後遴用督撫多恃內援副都御史捐銀千兩即得侍郎

有以貪縱獲重罪者又云副都御史捐銀千兩即得侍郎

捐銀千兩即得尚書者朝廷雖知其弊亦置若罔聞蓋彼固不以

漢臣為重也雖順治十年諭滿漢臣僚會同入奏以示滿漢平

等然康熙之時刑部定讞仍無漢字供狀 袁枚太倉王公傳 則滿洲之

視漢官也均以為無足重輕故重要之地鎮以滿臣富厚之差

屬于滿族 如織造及稅關監督是 漢臣之居官位者上者尸位素餐次者

列為弄臣否則恣其貪婪待囊橐既盈籍沒其產以增滿族之

私財 如抄沒財產是滿洲既容貪吏而復籍其所得之財其法

為漁人 若所為有損于滿人雖薄物細故之微亦必引為私憾故

催科偶懈即為拙吏 前文言康熙六年熊賜履言督撫之于守

情 供億偶疏即非純臣 如康熙四十四年南巡至龍潭因篋席

巡而官吏之疏於供億者非死即削職 若服官之地滿漢雜居稍有不慎即削職

官

彭尺木陳鵬年行狀康熙五十五年置霸昌道旗民雜處號
難治又朱珪曹錫寶墓誌銘云錫寶為山東糧道以旗丁門

殿命案里吏議則當日旗則近日服官之士非具官吏之資格
民之爭不異今日之教案

也僅以作滿人隸僕而已使恥心未泯其果甘心否耶要而論

之滿人之入中國也據其土地山河竊其子女玉帛踐漢人之

土食漢人之毛日受漢人之豢養而不思感戴漢人固古人所

謂倒行逆施者矣况復戕其身命劫其資財使之吟呻于虐政

之中沈淪不復是則滿洲者不仁之尤者也於公理則為逆於

漢民則為仇尙書有言撫我則后虐我則仇此語雖出于偽經

然荀子議兵篇有言暴國之君其民視我歡若父母反顧其上

若仇讎呂氏春秋適覽引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仇也

高誘注云周書周公所作淮南子道廣訓亦云伊佚曰四海之內善之則吾

畜不善則吾仇足證虐我則仇一語本殷周相傳之古義今滿

洲之於漢族也其虐政既若此則為漢族之公仇固無疑義至

於復讎之說則漢代今文古文二家均持此義今文公羊說有百世復仇之語古文周禮說則以復仇之義不過五世五世之外施之於已則無義施之於彼則無罪立說雖殊然私仇猶復况于公仇若謂滿洲屠殺之威多行于順康之世在五世以外則近世以來川楚之役洪楊之役漢民之死者若而人苛稅之增冤獄之興漢民死亡于其間者又不知凡幾律以虐我則仇之義則二百餘年之中滿洲之對於漢民也無一而非虐則漢人之對滿洲也亦無一而非仇故復仇以百世爲限滿洲之仇固不可忘即以五世爲限滿洲之仇亦不可不復昔或以以德報怨問孔子而孔子斥其非若漢人于滿洲之仇忍辱含羞不復引爲國恥誠所謂以德報怨者矣且滿酋奴爾哈赤修怨于明曾以七大恨告天彼氍毹之族猶明此義豈冠帶之倫轉昧斯旨況滿洲之可恨又不僅區區七事耶世有知恥之士好義

之民尙其奮發興起力掃胡塵洒腥氈之穢德振大漢之天聲
上之可以復百世之仇下之可以抒萬民之困功業垂于無窮
名聲昭于來茲非所謂千載一時者耶書言取彼凶殘撻代用
張時不可失尙其勉諸

利害平等論

中國前儒均析義利爲二途以義爲理以利爲欲惟楊朱生于戰國矯儒墨末流之失以樂利爲宗以存我爲貴欲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由是別己於人別利於害是爲利己說之萌芽自孟子闢爲爲我後儒鮮闡其言惟近人休寧戴氏以爲理寓欲中惟給民之求遂民之欲斯能推己及人擴私爲公蓋以利導民自戴氏始故不以利己爲諱言然綜其大要則在人己交利歐洲當希臘時有伊壁鳩魯者以爲人之本性不外趨樂避苦利即快樂惡即痛苦故以利害爲道德之本歐人稱爲樂利派至于近世有英人邊沁者以爲興利去害當衡其輕重厚薄一人之私利與衆人之公利不能背馳惟人已互利大利乃存推其意旨蓋以非利物不能利己則仍以利己爲本位也既以利己爲本位由是倡利己之說者謂人類只有利己心愛

他心者特利己心之變相此說一昌民競趨利由是蓄于心者爲功利行于世者爲強權中國近歲以來哲種學說漫以輸入其功利學派之書尤爲學士大夫所尊信蓋中國人民富于自營之念特囿于前儒學術故以利己爲諱言或口誦儒者之書身履楊朱之行及觀於歐人之書間以營利爲美德覺前儒義利之辨咸不足以束吾身又假俱利之說以自飾由是託利物之名行利己之實營利之巧誠無過於茲矣而侯官嚴復復揚波煽流以董子有正誼明道之言也遂故反其詞以爲正誼即所以謀利明道即所以計功以功利爲本位于正誼明道視爲急功近利之階梯後生小子不察其非遞相祖述肆爲猖狂即攘奪躬行喪廉鮮恥或相習不以爲非豈非自利之說爲中國人心之大患害乎且今之倡自利者非唯有害于中國人心也即其說亦不能圓滿夫利害二字相對之名也人已二字亦相

對之名也試問宇宙中果何如而謂之利乎抑何爲而立人已之名乎蓋人已之名所以相對者爲其泥于有身也今試靜觀物代證以竺乾之書覺人我二字本屬假名請言其因厥有二說一爲廣義一爲狹義夫地水火風遞造萬物四大相合乃成己身抑此四大非己獨私與物相共故未有身前萬物一體既已有身萬物一源我字之名不以身限自我視身身爲小我自我視物物爲大我嗟彼凡夫輕彼貴我執彼爲彼執此爲此彼此分歧遂成對待執性既重遂損彼益己若此之流斯謂我執夫割己之肉以補己瘡雖在愚氓罔或出此自私之人智轉遜彼蓋所利在小我而所損則在大我也大我既損小我奚益此不明我字之廣義者也且胎卵溼化其生不殊惟此衆生託形靡定倏然爲人倏然化物我自爲我身已非身即以身言身非自生原質所合原質在躬日有更易久久不窮以新代故其潛

移默奪如鳥罷羽羽盡而鳥不知故蟬蛻甲甲盡而蟬不覺一
利那間已非故我譬如溟洋水勢浩瀚往過來續無一息停其
地猶是其水則非今水非故水也今吾非故吾也況此原質不
滅不生屬彼屬此轉瞬頓殊所屬不同質原無異嗟彼凡夫執
身爲我謂利屬身即爲我有所圖之利計及終身若此之流是
謂身執夫利屬于身先求後獲備歷艱辛方克遂求所求既獲
故我已非是求利者爲我而受其利者已非我矣利不我屬何
事妄求此不明我字之狹義者也由是言之我本假名不可執
身爲我不可執身爲我則並已且無何有于利己故蔽以一言
則曰無身無身之說旣明則利己之說不擊而自破矣若以人
類只有利己心亦屬不然試就心理上考察之則利己心者竟
佔人心之一部不足該心體之全蓋人之有心大抵相同念由
心起約分三類一曰利己心食必求豐衣必求彩色必求美居

必求新臨財則思苟得臨難則思苟免此固利己心之發現於外者矣若夫世家巨族施惠及民或損己之富濟民之貧然推其致此之因則以博施濟衆可博仁惠之稱此以求名爲利己者也又或隱淪之流恥事家人生產淡然寡欲與世無爭然推其致此之因則以世網不嬰克遂樂天之欲此以佚身爲利己者也又如基督教徒愛人猶已然意有所迷以爲積善在躬斯登天國則趨利心之變相又如震旦愚氓施財神寺然情有所怖以爲以物布施斯逃鬼責則避害心之變相若是之流咸歸利己

又如慈母愛子備歷艱苦其跡近于利他然此特希望子之成立則己身受其養耳亦爲利己心又如窮理之儒日治空虛無用之學亦反于利己然此持希望學術既成則己身可以成名耳亦爲利己心此心理之可考者一也

一曰羞忌心羞忌之心均由對待而起特羞忌二念相似而殊羞心之生由于知恥譬如賤氓爲貴者役嫉彼獨貴思擁高車又如窶子與富者鄰嫉彼獨富思擁巨金又如曲儒從賢士游

嫉彼獨智思覽羣書若此之流因羨而羞因羞而憤思與彼齊
與利己同忌心之生則與此異譬如巨室積怨於民民怨其虐
幸彼有災及聞彼災戶鄰相慶又如兩仇相阨遇諸市朝羞與
彼生甘隨彼亡隕命捐軀亦所不辭又如鄉野之民得一寶物
羣相爭競爭之不已則甘
碎其器其意以爲既不屬
我亦不甘屬彼與忌心同由前之說乃損彼而不益己者也

由後之說則又彼此兩傷夫逞一己之忌心至于人已俱傷而

不顧則忌心非利己之心矣然民有羞心實佔少數無志者惟
無羞心惟

此忌心下逮婦孺罔不或同忌心以婦人爲最甚下逮孺子于他
童所有之物爲彼所無者必破壞之

而後快此
其證也此心理之可考者二也一爲良善心先儒謂人人均

有良心良心者即凡作一事必先審己心之所安是也心安則

喜悅之心生不安則愧怍之心生凡圓顛方趾之倫罔不若是

雖粗暴之人不知用思直情徑行然行爲有虧未嘗不自咎于

心又如不義之人欲遂自私之念然此念甫萌欲行頓止及熟

思審措亦必反躬自責

如論語言曾子省身樂記言反躬足證人心有檢察己身之能

又如爲

惡之人既爲之後人雖不言偶一念及愧忤交并即并他人莫之知幽暗之中撫心自思亦或引爲大責夫見己過而能自訟

非有計於利也非欲顯白于人而博其譽也亦非畏鬼神之責

也

儒家之學最重慎獨如中庸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孟子言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鄭君注大學曰慎獨者慎其閒居

之所爲朱子亦曰獨者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之地也此皆古人慎獨之說夫慎獨之說非空腐之談也實則人人均有此心蓋

己心所不安者必不敢驟然施行俗語言問心無愧即指此而言也

而已心之不安則以有害于

人之故不安于害人即人有利他心之證推之一人向隅滿堂

爲之不樂孺子入井乍見者皆思救援此則閔人利人之心由

自然而生非必矯揉而後爲安得謂非良善心乎此心理之可

考者三也抑又思之人之有身可以無所不行所以有所不行

者均身拘於心之故惟身拘於心故良善之心日與自利之心

交戰若人人無良善之本心則自利之心日熾舍利己而外無

所營是必率人類而爲禽獸至于今日雖使人無噍類可也故
知己身拘于己心則利己心不足該心體之全彰彰明矣利己
之心既不足該心體之全則以樂利爲生人本性者亦非圓滿
之論矣試更推利己心所從來夫欲利者心也而可爲吾身之
利者則屬於事物夫事物果足以利己身哉不過己心視爲可
利耳利非真利即害亦非真害愚者不察一若利害誠屬於事
物由是定利害界說者厥有二端一曰趨者爲利避者爲害一
曰善者爲利惡者爲害試先即其說而辨之將謂趨者爲利而
避者爲害乎夫所趨所避均于行爲上見之者也行緣于意
本于情情起于知知由感覺感覺由于身如耳以司聽目以司
視鼻以司嗅口以司味手足以司動而事事物物易與五官相
接身有所感則心有所觸所觸既多則生比較分析之能故由
感生知以心辨物愛惡以生以爲可好則對之而生愛以爲可

憎則對之而生惡故有知而後有情情有所惡必決斷其不可
爲情有所好必決斷其可爲以爲可爲則心有所營故有情而
後有意本意中所欲營以見之於事斯之爲行行者均已身之
所趨不行者均已身之所避此所趨所避所由分也然據此以
定利害則又不然夫身之所趨所避均吾心以爲可趨可避者
也而趨避之心則又由事物而起夫物有本體與否雖非今日
所能知然康德有言人心于物之本體斷無有接而知之之能
赫需黎亦曰意物之際常隔一塵則物之本體不可知也明矣
物之本體不可知則所知者假象且物有假象非能與心相接
也與物相接僅恃六根若根爲塵根則識非真識此感覺所由
不可恃也感覺不可恃則知非真知知非真知情由知生即非
真情意由情起即非真意行爲意役即非真行譬如病夫躬罹
疾疫心目之間時生幻相倏鬼倏神形狀畢睹又如醉徒沈酣

于酒賓朋在側視若敵仇當此之時亦自謂真有所知矣在有
識者觀之莫不哂其妄今之所謂知又安知其非與彼相等耶
又如神祠畫壁用以觀怪賢愚成敗罔不畢陳喬野之民執僞
爲真觀象之時或以色喜或以涕零又或演劇祠神雜演古事
村氓閱之悲憤交并情不自禁間雜詬厲當此之時亦自謂情
有所用意有所注矣在有識者觀之則莫不嗤其愚今之所謂
情意又安知其非與彼相同耶且人當入夢之頃幻境具陳蕉
可覆鹿蟻可王槐見上均
莊列不寧惟是夫世有夢爲國王而覺爲
苦役者當入夢之時亦自爲一世之雄及其既醒所爲者果安
在耶又觀于舞臺之上優伶登壇所演非一旋貴旋賤倏敗倏
成當此之時亦若躬爲其事及舞衣既卸舊境旋非蓋所行固
非眞行也今之所謂行又安知其非與彼相似耶竊謂有斯須
之迷即有永長之迷有單獨之迷即有同體之迷宇宙之間無

境非幻幻境者生于吾心之意識者也

如地圓之說未發明人皆謂天圓地方拜物之

風甚昌人皆為神附于物當此之時亦信幻為真則今之所謂真安可盡信

意識既幻則己身所趨

避豈真事果當趨哉不過心以為可趨而已豈真事果當避哉

不過心以為可避而已趨避由于吾心

譬如冥夜而行見巨石當前則誤為猛虎見叢

林在側則以為巨鬼攫人至有欲行而不知其途雖百步之溝橫

必果事之所謂避矣又如醉者冥行不知其途雖百步之溝橫

其前亦漠然無睹一躍而踰亦若行所無事是則人之所謂可

避者均已心疑為可避者也惟己心不疑為可避然後天下無

不能為 豈足憑以定利害之準哉將謂善者為利而惡者為害

乎則試考善惡所從來夫事物之分善惡豈果屬於事物者耶

抑定于吾心者耶使善惡果屬於事物則善惡可憑使善惡果

定于吾心則善惡不可憑乃推考善惡所起源則同一人類所

奉善惡各殊同一事也彼以為善此以為惡同一物也彼以為

惡此以為善如尊君之風煽於震旦殉夫之俗盛於印度則善

惡非出於自然亦非人心所固有蓋人之初生本無一定奉行

之準則風俗習慣各自不同則所奉善惡亦殊一羣人民以爲善則相率而行目之爲道習之既久以爲公是公非之所在復定爲準則以立善惡之衡羣以爲是則曰善德羣以爲非則曰惡德是則善惡之殊猶于境遇之各別宜于己者謂之善損于己者謂之惡不過以苦樂爲善惡而已故先有苦樂後有善惡况當時之民不知有精神之苦樂也祇知有肉體之苦樂而已而肉體之苦樂亦定於感覺夫感覺豈足憑哉如以感覺爲可憑則厭目而視者何以視一而爲二掩耳而聽者何以聽宏而爲纖又觀之于五色玻璃從其青者視之上而雲霓下而沼澤中而艸木其色無一而非青及從其紫者視之則向之所謂青者旋轉而爲紫推之黃朱白黑莫不皆然然則物之色果有定哉色既無定即質體亦然吾之所感所覺者不過隨己所識以定之耳此感覺不可憑之證感覺不可憑苦樂生於感覺則苦

樂不可憑善惡之名起于苦樂則善惡亦不可憑蓋善惡之起

遇一由于嗜好因境遇嗜好之不同而苦樂遂不同因苦樂不

同而所善所惡遂不同嗜知之苦樂本無一定有軒冕梁肉

為樂者又有以飯蔬飲水為樂者有以佚居為樂者又有以勞

動為樂者今立苦樂之標準無一定之標準則善惡亦無一定之標

準如殺人之標準豈有定哉非惟善惡無定也藩屬白人視為理所應然

然則善惡與論亦莫不然可以知道德本無一定矣况制定善

惡別有一因上古之初一國之權操于强者民遵其命罔敢或

違非惟握制定法律之權也並握制定道德之權已有所樂則

稱為善已有所憎則稱為惡以為善則強民使循以為惡則禁

民弗為愚民不識不知祇承君命奉若帝天而强者所定之道

遂為一國人民所共遵及人民漸摩濡染遂本此以定是非習

俗相沿留貽至今更僕難罄如中國之人以弑君為大惡以忠
定法律時非此不足固一己之權利人則以為天理之當然
矣又以一夫多妻為習慣以女子再嫁為不貞此皆男權昌盛
之世制定此種道德以抑女權而人民又以為天理所當然矣
即有察其弊者愚民則信之至深莫之或悟不敢疑亦莫敢

不從均其證也

是則今之所謂善惡不過古代一二人之苦樂而已且
一二人之苦樂必與羣衆之苦樂相背而馳即使與民間苦樂
不相背馳然苦樂由心而分則善惡亦由心而定心以爲善則
加以善名心以爲惡則加以惡名不過以意見爲善惡而已奚
足用以定利害之準哉要而論之利害者造于人心者也夫人
心有造境之能如文人學士遐想所寄見聞而外別有會心由
是默運神思獨標遠致詩歌則流連景光圖畫則白描山水是
皆心能構境之徵人心所構之境非宇宙固有之境則目前之
利害又安知其非吾心所構之相哉若謂利害有境可憑則死
於沙場世人以爲至苦而忠臣義士則或甘之如飴斗粟贏金
俗子視爲至寶而通人遠觀則或避之如浼則利害豈有定哉
利害既無定則所謂利害者無所謂界說無所謂標準亦無所
謂實體純然爲意識所構之一物耳非惟利害爲人心所構也

即世界亦爲人心所構故山河大地起滅性海須彌海水劫盡亦消相也者六塵之緣影也既名爲相既是非相惟此幻相起于幻心幻相非實相也幻心非真心也明于幻心非真心則心外無境心外無物心外之境均爲僞境心外之物均爲幻影凡所避所趨所善所惡無一非出于誣利害者特意識所構之利害耳若執爲真利害何異執鏡中之花爲真花執水中之月爲真月耶顧世人所以執利害之說者則以人自有身囿于氣稟染于習俗我執未除遂居迷界迷界云何是曰障蔽障蔽既深則信幻爲真執無爲有身受其害厥有二端一曰煩惱衆念紛紜憧憧往來生滅起覆無時或休心物相縈如輪轉轂一曰束縛執彼幻境自役其心心囿于物拘若纍囚譬如春蠶作繭自縛凡此二端俱由于蔽嗟彼凡夫既落常見自性無染必不可期欲解塵縛首在離染垢染既離斯能具淨譬如淨日蔽于纖

雲纖雲既除日光復顯又如明鏡蔽于埃塵埃塵既拭鏡體復明凡夫離染亦復若是惟離染之法在于觀心觀心既明即能破相破相之要一曰無我二曰破除利害欲破除我相必自不自有其身始欲破除利害必自視利害爲平等始夫利害平等者非避利不趨之謂也亦非不言利之謂也避利不趨屏利不言此猶有利之見存也即曰利爲可無然無字對有而言無爲消極之詞必有積極之詞爲之對待而利害之名亦無由而破惟明於利害均爲假象舉意識所構之利害咸不足以惑吾心利害不足以惑吾心則色相均空而利害悉歸于平等既視利害爲平等則利害之名亦消是猶代數之法兩數相等則消也正等于負是爲數空利等於害是爲境空明於心有境空之說則人之作事均可信心而行夫淵水至深足以溺人然真人率性則入水可以不濡

莊子

石體至堅非矢力所能破然視石爲虎

則射石可以沒羽漢李廣事非信心而行之證乎信心而行何事不

可能顧信心之說知者實鮮及觀中邦之學術昔東周末業諸

子朋興道家之祖厥惟老耽老耽之書垂五千言以為福為禍

倚禍為福根人之有患在于有身吾既無身更復何患莊子繼

之首陳齊物廢彼此對待之詞莊子齊物論篇云物無非彼物

視彼則我為我無定稱也齊物論又曰彼則出于是為彼為我所

以明彼我以我無定稱也齊物論又曰彼則出于是為彼為我所

謂見人意相我相即是我無由對也且人生無之則無我則一切

亦一非是此亦一非是也而視萬物為一體齊物論篇又云天之

末而太山為小莫壽于殤子而彭祖為天地與我俱生而萬

無壽無天而對二字名詞可去矣蓋齊物論者欲齊一切之物

王諸篇亦多平等之精詣惜郭象未能故能以相忘為上列子

持論略同莊子如非彼此齊然道家之說不知自信其心一若
心物而外別有真宰真空則立說之疏也名家亦然以為山淵

可平天地可比齊秦可襲見荀子不苟篇及莊子天下篇一若萬物不齊均為

假象同異在心豈屬于物揆其立說略近唯心儒家之言雖崇

實際然苟言正名以謂物有同異均緣天官同類同情意物必

同又以徵知在心不能離心而言物惟不知物體為本無仍守

心物二元之說荀子正名篇以知物由于心與近世心理學所

則外物不清吾慮不清則未可定然否蓋荀子亦知觀物者之

有妄心惟但知愚人觀物之或妄未知吾人觀物固無日不在

迷妄中也孟氏立說則主盡心以為物由意造物備于我斯我外無

物王一卷曰孟子言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蓋天下凡職分所當

吾性之中然後能以宇宙事為己分內事必竭故能重義輕利

不以富貴貧賤移其心不以威武屈其志宋儒區別義利雖遠

宗孟氏然於己心而外兼信理氣能鄙利害而不言不能視利

害為幻象能以情欲為惡不能以情欲為迷故立義利為大閑

以自梏其心迴背信心之旨

宋儒以去人欲為存天理以斷私克欲為克己蓋以利為

非至于利所以為非之故則不能探其源推厥其由蓋由宋儒
言心誤合理與性為一以性中理由是信心之旨相背也惟陽明王
良善之理自縛其心此其所以與信心之旨相背也惟陽明王
理或以理自縛其心此其所以與信心之旨相背也惟陽明王
子創良知之說以為聖人之道吾心自足不假外求惟良知易

蔽於物能致良知斯不為外物所蔽陽明之言良知也以良知

知不能推致則良知不可見故其言曰惟天之下至聖為人能

致良知然聰明睿智原是人人自有的聖人能致良知聖人能

障蔽又謂古人之言以明其心夫離垢具淨其言良知較于儒理

尤為簡捷從其學者於己身則自重蓋陽明亦人得于天者

則卑賤之民亦可自列于聖人于學術則懷疑或見聞不與獨

任真誠蓋既以己心為標準則自信之心日固凡作一事施一

議均可任情自發不復授旨于他人厥後王學之徒多歸依禪

宗故物我齊觀死生平等不為外欲所移不為威權所惕由是

曼差等傲王侯不以流品自拘者則有王顏何李之倫尙氣節

擊大奸至於百死不辭者則有東林復社諸賢及奴夷猾夏宗社丘墟士之皈依禪宗者若金黃朱蔡之流咸以忠義垂名與臨難偷生者有別蓋既主貴空之論即能不以禍福撓其心不以禍福撓其心故任事慷慨克以臨危而不惑使人人而皆若此則愛國之士必接踵於天下其故何哉則信心之故也惟自信其心故能破除利害近世以來虜酋懸講學之禁而唯心之

學衰惟吳有錢民越有沈國模邵廷采略與唯然回顧吾民於

帝位盜於異族也咸抱非種必鋤之念如鄉里愚民言及韃子均生異視之心而皇帝

非中國人則又言及官吏則疾首痛心鄉里愚民無一人言及無人不怨富戶

富民則祝詛交作鄉里愚民無一人怨富戶是種族革命政治革命經濟

革命其理久具于民心其所以蓄而不發者則以利害之心膠

固于中而一二倡邪說者復以利害之說相煽利心日熾遂至

自喪其真心使人人曉然於利害為幻象舍趨利避害之妄念

而用其固有之真心成則爲萬國之導師不成則墟中原爲赤地夫復何事不可行哉今之倡邪說者以爲中國人民無革命程度夫無革命程度則不能革命恐革命之有害無利也今並利害而試觀歐人海克爾所倡之學偏空之安問其程度之若何哉于惟心以事物爲幻象俄人崇之而虛無黨之風震于寰宇若中國人民咸主信心之說舉向之所謂希戀罪礙恐怖者悉斥爲妄心勇往直前以氣帥志則民氣之昌雖希意法美無以加夫何俄民之足云

悲佃篇

中國自古迄今授田之法均屬失平上古之時草萊初闢然觀其所造之文富蓄二字其偏旁均從田私積二字其偏旁均從

禾則當此之時以田穀之多寡區別富貧故人人均自私其田以侈已富厥後貴顯之人以力農爲苦而力農之役遂轉屬于

苗民試遠徵古訓民爲苗黎觀尚書氓爲農民而氓從民聲民

氓互訓則苗民之級與農僕同百姓端委于朝棄農弗務以勞

佚之殊定尊卑之制夫固自古爲然矣若井田之制萌于黃帝

之朝行于洪水既平之後貢助之法雖與徹法稍殊然私田而

外兼有公田則爲夏殷周所同夏小正言農服于公田則公田之制夏亦有之世之論

者均以井田之法爲至公夫徒就井田之法察之經界則正井

地則均田有定分稅有常額推行及民固無彼此之差矣然就

當時之階級言之則有君子野人之別以君子治野人即以野

人養君子試徵之周制周代天子立官自公卿以至胥徒約五萬九千四百餘人所食之祿咸取自公田王畿之內公田之數約三十二萬夫百畝爲夫每井之中公田百畝爲八家所互耕是公田亦與祿田無異故公食四都孤卿食都中下大夫食縣上士食甸中士食丘下士食邑庶人在官者食井公食二千零四十八夫孤卿食五百一十二夫中下大夫食一百二十八夫上士食三十二夫中士食八夫下士食二夫庶人在官者食一夫見沈氏周田官祿而王之所食又十倍於公侯國以下雖以次遞差然以祿代耕則同夫一夫所耕僅足自給而在上之人罔知稼穡之艱手足不劬粟麥不辨而穀之所入或相倍蓰或相十百或相千萬誠哉非野人莫養君子矣其如厲民自養何哉此許行所由創並耕之說也蓋貴賤之級不除雖民無貧富之差不足以禁在上者之不富不得以此爲共財之制也况當時之令二十授田六十還田而授與之權復操於王者如曰地權平均則當時

之衆有其地而無其權如曰土地國有則當時之田屬於君而不屬於國

如詩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

豈非聚億萬之人爲君主一人作農

僕耶詩言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孟子言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以別野人非專制之朝安有此失平之言乎况傭佃之制亦始於周考侯疆侯以賡於周頌鄭箋釋之謂古有閒民猶今傭賃左右惟命故曰侯以又周禮太宰以閒民轉移執事殿九職之末鄭亦以傭賃釋之或謂在昔課耕有傭無佃然卿以下必有圭田邠卿詮釋孟子據周禮士田之文謂由卿達士咸有圭田夫卿大夫士之有圭田昉於天子諸侯之耕籍籍田雖曰親耕必以庶人終畝圭田亦然且終籍田之畝者既非傭賃則終圭田之畝者必係佃人左傳成十年言晉使甸人獻麥主公田者爲甸人禮記王記鄭註云甸者治田出穀稅之謂也蓋佃甸均從田聲古字通用甸爲正字佃乃段文周禮地官亦有甸師執

統馭甸人之柄是猶後世屯官督佃人以穡事故佃得有師此
王朝侯國所特置也田必有佃此卿士大夫所通行也於此而
謂周制之公夫豈然哉特三代以後民無恆產而貧富之別益
嚴富者日趨于惰而責貧者以至勤日趨於佚而責貧者以至
勞故秦漢之時有田之家役民使耕約分二類一曰傭工傭爲
游民自亡其田役作於人或兼治田事則曰傭耕如陳涉是也
一曰奴僕奴爲賤民其級尤卑蓋井田制廢田無定分而租稅
橫增貧民貸值於富民勢必以身爲質或挾田以往及償值未
盈則富民既籍其田兼役其身田爲富民之田身爲富民之僕
富者奴僕日增則地力日盡觀秦陽橋姚之流均以田蓄致巨
富此豈一族之人均勤于力田哉蓋佃作之人衆也又蜀之卓
氏蓄僮千人齊之刁閒善役桀奴蓄奴之風雖南美無以加後
漢書言范重世善農稼課役童隸各得其宜財利歲倍則童隸

即農人矣傭工奴僕二者不同傭者取值于富民雖勞其力其
身尙屬自由佃者失身于富民既屈其身且日從事於勤動然
苦則歸己利則屬人其失平則一也二類而外乃有佃民漢代
佃民之籍雖優於奴僕然所罹之苦與奴僕同漢書食貨志言
豪民侵陵分田劫假貧民耕富人之田而分其所收是之謂分
貧人貸富人之田是之謂假富人陵貧民以奪其稅是之爲劫
漢書顏注分假二端均類佃民故董江都有言自秦除井田民得買
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宜限民名田名田占田也各爲立限不
使富者過制以澹印瞻字不足又謂今耕豪民之田者見稅什五分即指
假田夫三代取民不過什一今則取民之額四倍於前力非合
作稅則均分豈非縣官以貧迫民使之不得不然耶特西漢賈
人名列市籍親屬以下母得名田犯者籍沒則江都所謂豪民
者非貴顯之重臣即鄉居之富室若夫進網市利退擁良疇不

耕而獲坐收其稅則固漢律所深禁也爰迄漢哀師丹輔政限田之議祖述江都何武孔光相續奏請列侯公主以次下迨吏民名田無過三十頃夫限田之制補偏救弊法匪不良然非正本清源之策今漢代並此而勿行豈非專制之朝人主自爲兼并無以使民興廉乎季堂之說夫豈無憑觀董賢賜田頃逾二千梁冀積財數逾三十萬貧富懸隔判若霄漢以無量之財蓄之于一人則民之乏財者日衆以無限之田屬之於一姓則民之失田者亦日多如謂漢政爲仁吾不信也三國以降而均田之議萌先是魏臣司馬朗謂今承大亂之後民人分散土業無主宜皆爲公田以復井田之舊及于晉初漸行此法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外男子課田五十畝女子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至元魏太和時從李安世之議詔行均田之制民年十五以上咸受露田

通鑑注不栽樹者謂之露田

男夫四十畝

婦人二十畝奴婢受田與良民同使細人獲資生之利豪右靡

餘地之盈北齊隋唐均修此制雖受田多寡以時為差或援地

而異北齊清河二年令民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人四十畝男

子十八受輸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退田免租

調職每丁另給永業二北十畝為桑田不在還受之限土不宜桑

則給麻田隋開皇時遵北齊之制並課以植桑榆及棗其田宅

率三口給一畝開皇九年每戶授田二頃餘十二年以京輔三

河地少人衆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制二十畝

唐武德時授田之制男丁年十八以上給田一頃八十畝為口

分二十畝為永業老疾篤廢疾者人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

十當戶者增二然北齊及唐均一夫百畝八為露田及身而還名

曰口分二為桑田以貽孫子名曰永業桑田所以世業者蓋以

成若及身而還另給他戶則是前者勞力桑之成林非一年所能

而後得者享其成也故以此為永業田律以井田之制貌近

實殊

宋劉恕曰後魏均田也唐食貨志似世佃官田及絕戶田出租

夫魏齊之君均為索虜顧行此制于中邦推厥原因亦自有故

蓋五胡肇亂以還迫于兵爭廣大之地荒而不治故魏齊所行

略符土地國有之說惟名為以田屬之國實則以田屬之君又

與王莽之王田相似故收天下之閒田賃民爲佃使民無私田然民間貧富之差似較秦漢爲稍善則亦均田之利也特所頒之田均屬曠土若貴族豪宗兼并之產百倍于民不聞收爲公田以濟黎庶是則均田之法僅行于平民不能推行于巨室况晉隋之弊尤屬偏私晉區官品爲九等各以貴賤占田

第一等五十頃

二等四十五頃其下均以五爲差

隋則上至諸王下迄都督皆給永業之田多

或百頃夫民受之田僅及一頃而貴者之田百倍其數其制已屬不均况彼之所謂王公者居深宮之中長阿保之手奚能躬親穡事與田夫野老同苦樂勢必傭民而使芸傭民使芸而獨享其利是下有失田之民而上有攘利之臣也奚得謂之盡合于公耶有唐混一寰宇丁口日滋官無閒田不復給授貧民之家丁日增而田不益勢必轉鬻其田或兼爲富者司力作而均田之法亡唐志謂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爲兼并豈不然哉

夫唐自開

國之初至于高宗所增戶口不過十五萬而北土西陲所闢之
土廣逾萬里若行殖民之策何至有人浮于地之憂乃不惟不
行此策且並廢均田之制以是故永徽之中洛州豪右占田踰
知唐代君臣並無恤民之心矣

制爲賈敦頤所沒者已不下三千頃開元以下逆胡逞兵大憝
雖平而悍將驕兵逞雄于外肆行掊克搜削民財僭奪之慘罔
可詰窮及德宗時陸贄上疏言事謂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稅
五升而私家收租或畝至一石是二十倍于官稅也降及中等
租猶半之夫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爲而兼并之徒
居然受利望令凡所占田約爲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貧民是唐
代佃人之苦與西漢同而所納之穀其數較漢爲尤增則民之
受病有由來矣特多田之家董子斥爲豪民陸氏目爲兼并是
則恤貧之念猶蓄于中懷抑富之談仍存于清議盍嘗以富者
役貧爲天則哉自宋以下凡力田致富者侈然以田主自居下
視佃人有若童僕

西漢之時佃人本與奴僕
同近世則二者不甚相遠
橫渠紫陽雖創復

井田之論然民囿于習未克施行自是以降而田主個人其級

日嚴而民之為佃者亦愈衆一日賜田蒙古猾夏掠民為奴所

占之戶以千萬計或擅其賦役以遂己私元史時將相大臣有驅

獲往詔寄留諸郡楚材因括戶口並令餘人並赦為民紀十九年

七年詔又言阿爾哈雅等所降民為奴而下又為征討所得旨降

御史臺有司征討所得籍其數賜臣下又為張雄飛所言阿爾哈

民還之有湖司以莫敢問宋八百戶沒入為家奴自置吏治之歲

收其租賦有司莫敢問宋八百戶沒入為家奴自置吏治之歲

謂之脚寨擅其賦役幾四百戶雷膺傳言江南新附諸將往

強籍新寨為奴隸王利傳言元帥塔爾海抑巫山民數百口往

為奴袁裕傳言南京總管劉又以江南膏腴之地分賜臣下如

克勳掠降民為奴均見元史又以江南膏腴之地分賜臣下如

祖賜鄭溫常州田三十頃葉李江田四頃王積翁子平江田

八千畝武宗賜田五百頃英宗賜拜珠章江田萬畝文宗賜克丑特穆

爾平江官地五百頃又故平江田三頃賜魯國

大王阿刺武納矢里又賜大龍翔慶寺田五百頃賜魯國

元史五頃共田三千八百餘頃或謂宋代之官田皆擅奪

田之民也或為官田或為民產元史張珪傳言受田之家各任土著

姦吏爲贓官巧名多取又且驅迫郵傳征求供應折辱州縣閉
償逋賦至倉之日變賣而歸官司交憤農民遠竄宜令民輸有
司有司輸之省部省部輸之大都以分給諸受田者元帝不從
由是語觀之則蒙古之官既籍民田爲屬地即以農戶爲屬民
私設稅斂之官以便橫征之欲此賜田有佃之徵也又雅克特
穆爾傳言當文宗時奏言松江澱山湖田五百頃當入官糧七
千七百石臣願增爲萬石入官令人佃種以所得餘米贍臣弟
薩敦夫以五百頃之田而入官糧萬石則當時官糧正額畝各
二斗是已十分取二矣乃官糧而外復有私租如彼傳所謂餘
米是此個人兼納官賦私租之證此個人所受之苦一也一日
官田唐代官田所收之稅已四倍于民田元徵之奏狀謂京官上
司職田須百姓變米僱
車般送比量正稅近于四倍其麻田官田驛田所
稅輕重約與職田相似是官田之苦自唐已然至于宋代奸宄之
臣以殖產爲務及罪惡貫盈則籍沒其產爲官田如宋史言朱
勳敗籍其家

田至三十萬畝建炎元年籍蔡京王黼等莊以為官田開禧三年誅韓侂胄置安邊所黃疇若奏以其萬畝莊等田並及其他

權俸沒入之田皆隸焉共收米七十二萬一景定四年劉堯道諸

人奏言乞依祖宗限田之議凡兩浙官民逾限之田抽三分之

一買為公田丞相賈似道主其議遂于浙西六郡即平江江陰

州鎮遞次施行夫收官民逾限之田定為國有其策亦匪不良

然當時所定之制凡田畝起租逾石者予以二百貫之值然考

其所予不過告牒之虛名償值其名而逼奪其實以致民怨沸

騰然此特田主受其苦耳及考堯道等所陳之疏謂若買一千

萬畝之田則歲有六七百萬斛之入豈非一畝之田歲納六七

斛之穀耶夫宋初之時兩浙民田每畝僅納穀一斗今依田主

私租之額以納官租是田有在官在民之分而佃人無復絲毫

之益也況當時之有司以買田之多寡定黜陟故一畝之收雖

僅七八斗謬以歲收一石報聞由是分外之賠補又逾於平昔

之私租故民之佃公田者較佃私田者爲尤苦及蒙古滅宋遂

以宋代之公田分賜其臣見前節當時之賜臣下者亦有新奪

宋之官或占爲皇族公卿之采地元代之時籍宋后妃田以供

田言又籍朱清張瑄等田以供中宮曰江浙財賦所又有撥賜莊領

宋親王及新籍明慶妙行二寺田並白雲宗僧田皆不隸州縣

是宋代以公田屬之國而蒙古君臣則以公田爲私產而佃人

所納之糧一依宋舊兼立名巧取以重其租見元史此佃人所

受之苦又一也況蒙古之朝異族橫行公肆攘奪辱民欲保其

身家不得不依庇豪右積時既久掩爲家奴見元史張德輝傳由是佃

民奴僕等量齊觀成宗即位之初江浙行省諸臣奏言陛下即

位詔蠲田租十分之三然江南與江北異貧者佃富人之田歲

輸其租今所蠲特及田主其佃民輸租如故則是恩及富室而

不被及于貧民又大德八年詔言江南佃戶私租太重其以十

分爲率普減二分永爲定制就前說觀之則知官賦雖免私賦

猶征就後說觀之則知官賦猶輕私賦倍重嗟彼佃民何其遭時之不偶乎至于明代則蒙古病民之政相沿不革加以平吳之役凡張氏功臣子弟之田盡行籍沒又惡富民豪并亦沒入其田由是官田益衆而沒入之田一依租額起糧每畝所納之穀多者逾石少亦不下數斗杜宗桓謂田未滅沒之時小民于土豪處還租朝往而暮還後改私租爲官糧乃于各倉送納運涉江湖動經歲月有二三石納一石者有四五石納一石者有遇風波盜賊者以致累年拖欠不足

上巡撫侍郎周恢書

又據洪熙元年

周幹所言謂吳江崑山之民田畝稅五升小民佃種富室田畝出私租一石後因沒入官依私租減二斗是十分而取八也又撥賜公侯駙馬等項田每畝舊輸租一石後因事故還官又如私租例盡取之夫十分取八民猶不能堪况盡取之乎盡取之則無以給私家而必至凍餒安得不逃亡由是觀之則明沒私

田爲官田或依私租舊額起征或僅減十分之二而分外之誅求轉甚于私租之舊額故佃其田者或因貸錢之故鬻田富室然田鬻而租存

見日知錄所載王弼永豐謠

宣德五年雜減官租十分之三

然蘇州七縣民田不過十五分之一餘皆官田民田以五升起

科而官田或以一石起科雖減十分之三猶爲七斗况鐘謂民

田一入于官則一畝之糧化爲十四畝此佃官田者所由有凍

餒之憂也及嘉靖時攤官田之租以入民田凡官田民田均依

三斗起徵

向民田僅納稅五升者今驟增六倍

雖官佃之困稍杼然以無涯之稅

責迫民田使之代納則田主所納之官租其額日增官租既增

爲田主者必取之佃人以爲償則是民田在江浙者官稅增而

私稅亦增罹其苦者在佃人而不在田主試推其致此之由則

以宋元豪民以多租逞富連阡累陌跨越州郡既役土民兼苛

稅額宋元明官田仍其舊稅故官田之稅增及以官田之稅入

民田則民田之稅亦增雖曰在上者不知薄賦然非有豪民苛稅于前則官田之稅上無所承雖暴斂橫征必不若是之重此則豪民苛稅之害移于官田者也兼并之民非民間之一大蠹耶試更即明制論之佃人之衆復有二因一由分賜莊田明代開國之初凡王侯將相皆有欽賜之莊田貴戚之屬亦有采地而沐英鎮雲南所佔民田皆爲私產至勳莊之佃每畝之田輸租逾石此私租日重之原因一由投獻田產明代之時北境之田招民開墾彼此告訐或投獻于王府勳戚見日知錄引成化時實錄又河南淤地則奸民指爲周王屯場獻王要賞山東墾田則姦民指無賦者爲閒田獻諸戚畹見明史李棠傳及原傑傳蓋明代勢要之家魚肉鄉民或佔民產爲己有上下相蒙民無所控此富民增田之原

因積此二因故無田之民益衆見洪武末年虞謙言今江南貧民無田往往爲徭役所困

請定制僧道之田人無過十畝以均平民此民多無田之證也而佃民亦日苦顧亭林日知錄

言吳中之民有田者什一爲人佃作者什九其畝甚窄凡溝渠道路皆并其稅于田之中歲僅秋禾一熟一畝之收不能至三石少者不過一石而私租之重者至一石二三斗少亦八九斗佃人竭一歲之力糞壅工作一畝之費可一緡而收成之日所得不過數斗甚至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貸就顧氏之說觀之雖所言以吳中爲限然吳中而外佃民之苦當亦不亞之吳民觀閩省沙縣之佃人于輸租而外兼有私餽稍有要請則田主控之官致激鄧茂七之變明史丁瑄傳云福建沙縣人鄧茂七爲甲長以氣役屬鄉民其俗佃人輸租外例私餽田主茂七倡其黨無餽而要田主自往受粟田主訴于縣縣下巡檢捕之茂七殺弓兵數人上官聞遣官軍三百人往捕盡被殺巡檢亦死茂七遂大略自稱刻平王聚黨數萬人攻陷二十餘州縣圍延平朝命御史丁瑄往討瑄誘之再攻延平督衆擊破豈非田主倚勢陵民居鄉暴橫民不聊生爲之佃者不得不挺而走險耶以是知田主之肆虐深矣滿洲入關虐民之罄竹難書然最苛之政則爲圈田既沒其田兼奴其人由是

幽燕之間旗莊環列於本非已有之物久假不歸已爲田主轉

以漢民爲佃人甚至因田熟而增租因田荒而易地

見袁枚臨川李公傳

及康熙五年東華錄

而投充之人復指鄰近之地占爲己業致被占之民

控訴無門

順治十二年東華錄

其有田既被圈恥爲虜役則給以礮地仍

依美土起科

見順治元年東華錄

時吳孔耿尙建藩南土亦行圈田之制

號爲勳莊是嚮爲漢民之佃者今且轉爲異族之佃矣豈不哀

哉至于近代不獨滿人食漢民之粟也即富民之役佃人亦與

明代無異居鄉之民雖間有賃田而耕者然佃民之數百倍于

傭工田主之于佃人也以十分取五爲恆例然有分租包租之

不同分租以粟爲差粟多則稅重粟少則稅輕此以年之豐凶

定稅額者也包租以地爲主稅有定額較數歲之中以爲常不

以凶歲而減亦不以豐歲而增分租之法雖曰苛取然佃人尙

足自贍包租之法則一逢凶歲必至鬻妻子以爲償龍子論貢

法之弊略與此符若田主之遇佃民惟粵東爲差善江浙之間亦罕施苛法至于江淮之北則田主爲一鄉之長而附近居民宅其宅而田其名爲佃人實則僮隸之不若奉彼之命有若帝天俯首欠身莫散正視生殺與奪惟所欲爲或視爲定分至于禾穀旣熟按戶索租肆求無藝以擾其民若輸稅逾期則鞭箠之慘無異於公廷甚至奪其田廬使之不得踐彼土稍拂其意則訟之於官官吏畏田主之勢必懲痛其身或蕩產傾家而後止其田產尤巨者則田主之下另有征稅之人佃民於輸租田主外必兼有所酬則所謂十分取五者不過田主之正稅已耳征稅之人所私取又必五分而取二則是農民終歲勤動仍無以贍其身家也日人某氏謂中國北方隱寓農奴制度豈不然哉嗟乎土地者一國之所共有也一國之地當散之一國之民今同爲一國之民乃所得之田有多寡之殊兼有無田有田

之別是爲地權之失平勞動之人義務既重權利轉輕徒手坐食之人義務既薄權利轉優而勞動之人轉制于徒手坐食者之下是爲人權之失平疇昔之人亦知此制之失公力籌挽救之策顧亭林謂當禁限私租使貧者漸富然此特嫗煦之仁顏習齋作存治篇謂天地間田宜天地間人共享之若順彼富民之心即盡萬人之產給一人亦所不厭王道之順人情必不如此况一人而數百十頃或十百人而不一頃爲父母者使一子

富而諸子貧可乎故欲復古井田之法畫田爲井使田有定分

又慮富民失田之生怨咨也遂創議曰如迫甲四十頃分給二十家甲止得五十畝寧不怨咨使十九家仍爲甲佃給公田之

半于甲以半身弟于王崑繩承之作平書以論制田謂欲制民產

當仿行收田之法收田之策有六一曰清官地凡衛田學田之

無二曰闢曠土凡地之在官而三曰收間田兵燹之後民戶流

歸者分田與之四曰沒賊產凡賊臣豪右田連五曰獻田六曰

不必復其全業

買田天下不為農而有田者願獻于官則酬以爵祿願賣于官酬以資願賣于農者聽又謂有田者必

自耕毋募人以代耕自耕者為農無得更為士為工為商士工

商不為農則無田官無大小皆不可以有田李氏平書訂曰官不得有田惟致仕

之官尚有祿凡以老病乞休者給官俸三之一其子為官及士農工商者給十之二軍有田亦自耕又為

收田之制畫六百畝為一畧長六十畝中百畝為公田上下五

百畝為私田十家受之戶分上中下年六十則還田李氏以六畝為公田夫王氏謂非農則無田其說誠公然分田以戶為

本位不以人口為本位一戶之民有多寡之殊而受田之數則

無異名為均貧富實則生貧富之差且王氏之說果行亦不過

僅復井田之制耳然處今之世非復行井田即足以郅治也必

盡破貴賤之級沒豪富之田以土地為國民所共有斯能真合

于至公若徒破貴賤之級不能籍豪富之田異日光復禹域實

行普通選舉然以多數之佃民屈于田主一人之下佃民之衣

左 倉 外 集 悲佃篇 十一

食係于田疇而田疇與奪之權又操于田主及選舉屆期個人欲保其田勢必曲意逢迎簽以田主應其舉則是有田之戶不替世襲之議員而無田之人雖有選舉之名實則失選舉自由之柄遠溯美歐近徵日本地主之弊罔不或同然似公而實偏因富而致貴此其所以與公理相妨也故豪富之田不可不籍然欲籍豪富之田又必自農人革命始夫今之田主均大盜也始也操蘊利之術以殖其財財盈則用以市田田多則恃以攘利民受其阨與暴君同今也奪其所有以共之于民使人人之田均有定額此則仁術之至大者也夫陳涉起于傭耕劉秀興於隴畝鄧茂七亦起自佃民雖所圖之業或成或墮然足證中國之農夫非不足以圖大舉世有陳涉劉秀鄧茂七其人乎公理之昌可計日而待矣

買田

天不... 不... 買田... 又... 買田...

衡報發刊詞

大道之行天下爲公莊誣齊物翟闡尙同芸芸眾生稟性惟均
孰判其等卑高以陳恢恢大園羣萌並育孰劃其藩辨物類族
古亦有言藏富於民孰顯其利蹕財役貧往古來今三弊同然
爰匡其非泯私戒偏民蠹有三曰兵刑財上挾其利民嬰其災
懿惟軍人賦質凶殘鋸牙鉤爪艾民若菅欺弱攻昧上將凱還
戎馬所經千里朱殷師或無功鼓衰旗折寄身鋒鏑暴骨沙礫
鯨鯢旣封鳶鳥飽食招魂不歸山河黯色古有至訓佉兵不祥
謹告征夫永矢勿忘刑章之設防民爲首亂若絲棼苛察纏糾
天網協張有若罟罟絜躬桔體民陷徽纏桓桓司虺吮血磨牙
毀室破柱萬口咨嗟屠伯猙獰眾鬼森厲畫地爲牢地天晦翳
法爲民害四海毒痛弁髦典憲責在吾徒聚斂之術盜臣是操
竭澤而魚吸髓屯膏哀我農人立錐無土貸耕豪民見十稅五

亦有口商財力相君壟斷既登致身青雲給役萬人牛駒同賤
短褐不完民用嗟怨爰蕩其制化私爲公共財之法利與民同
凡此三端施行孔邇爰發羣蒙以伸厥旨嗟乎運會循環有如
轉轂無陂不平無往不復祝詛式興崇高必覆物屈則伸龍蛇
起陸自今以往玄黃戰血羣黎驛騷土崩瓦裂師徒倒戈農工
輟業斬艾人治無俾萌孽汚俗既滌改弦更轍貨力不私等威
蕩滅無有遠邇大同爲臬是曰邳治羣情洽浹衡報刊行意在
於茲滌殘蠲暴拭目俟之

國其非此意也論及蓋晉三曰吳州根土其味因變其災
古亦皆言蠶富於吳地其味則資食於古來今三聖同然
薄賦其善阜高以刺州州大同羣萌並育薄賦其善興神際刺
夫豈及於天不益分我益濟神靈闡尙同芸芸眾主稟持辦自

論中國古代財政國有之弊

中國當古代之時所行之政其關於理財者恆生財政國有說然攷之史編無論何代其施行國有政策者罔不病民試揭其證如左

一土地國有之弊 中國井田之制始于黃帝之朝夏殷周三代所行之制雖有貢助徹之殊然田有定分則同周代之制方里爲井井九百畝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二十受田六十還田蓋斯時天下之田均爲國有按戶受田使之食其力而輸其賦雖民間貧富克均然在上之人均以祿代耕所入之穀或百倍于農或千倍于農如公食二千零四十八夫孤卿食五百一十二夫中下大夫食一百二十八夫上士食三十二夫中士食八夫下士食二夫則是在上者均厲民以自養在下者均農力以事上詩言雨我公田遂及我

私孟子言非野人莫養君子則井田制行人人均爲僕隸

近歐

人 Laveleye 著原始時代之財產以爲太古土地恆近共有然

其實則專制首長所有耳依首長之利益以奴隸之法御臣

民使之服勞於土地之上謂之原始共產無寧謂之原始奴

隸制也中國井田亦猶是耳蓋一切土地龍斷於上握支配

之權則主治被治之分將一成而不可易 特井田雖非良法

此許行之徒所由以並耕之說代井田也

然秦漢以下學者多崇其制故西漢之時董仲舒乞限民名

田師丹何武孔光相續奏請東漢徐幹亦昌此說此皆假國

力以限富民者也然王莽篡漢不惟行限田之制也且行王

田之制略謂豪民侵凌分田劫假名曰三十稅一實十稅五

父子兄弟終年耕耘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馬餘菽粟

貧民不厭糟糠予始名天下之田曰井今更名曰王田其男
口不盈八而田逾一井者分餘田與宗族鄰里鄉黨故無田
者令授田如制是王莽所行之法在于收土地爲國有計全
中
國人民按口均分然漢書食貨志則謂吏緣爲奸天下警警

陷刑者衆數橫賦斂穀價翔貴則土地國有說易爲擴張國
權者所利用厥後魏晉北朝隋唐均行均田制自魏臣司馬
朗謂亂後土業無主者宜皆爲公田晉初漸行其法男子占
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外男子課田五十畝女子廿畝次丁
男半之女則不課元魏當太和時亦行均田之制民年十五
以上男受露田四十畝婦人廿畝北齊隋唐則均一夫百畝
八爲露田不栽樹者及身而還名曰口分二爲桑田以貽子孫名
曰永業然所領之田均屬曠土而貴族兼併之田則不聞收
爲公有且晉隋之制一切職官各以貴賤占田而所占或百
頃均爲永業則中國所謂土地國有者均與貴職以殊利者
也宋劉恕謂均田制度與近世佃官田及絕戶田者大抵相
同蓋此等制度不過役人民爲國家農僕已耳故中唐以後
此制即廢然中唐以降于民田以外復有公田公田者即國

家之田也唐元微之論之曰京官職田須百姓變米僱車般
送比量正稅近于四倍其廩田官田驛田所稅輕重約與職
田相似則官田稅額四倍于民田宋代于奸宄之臣恆籍其
產爲官田如朱勔蔡京韓平原是也南宋景定四年劉堯道
諸人乞依祖宗限田之議凡兩浙官民逾限之田抽三分之
一買爲公田賈似道主其議遂于浙西六郡施行然當時所
定之制凡田畝起租逾石者予值二百貫然所予均告牒之
虛名實則不能易錢也是名爲國家買收實則不償以相當
之值又宋代之制兩浙民田每畝納糧一斗而所買公田則
一千萬畝之地歲收之糧達于六七萬斛平均計之則每畝
納糧達于六七斛較之民田增益數十倍蓋農民所納官租
悉依向田主所納私租之額也又當時之有司於歲收數斗
之田亦以歲收一石報聞由是分外之賠補又逾于平昔之

私租故民佃公田較佃私田者爲尤苦及蒙古滅宋以公田分貽臣下或占爲皇族公卿之采地而佃人所納之糧一依宋舊及于元末張士誠據江南舉元代臣下之分田轉畀功臣子弟即宋代官田明代於平吳之役凡張氏功臣子弟之田盡行籍沒又惡富民之兼併亦沒入其田由是官田益衆而沒入之田一依私租之額起糧每畝所納之穀多者逾石少亦不下數斗杜宗桓謂田未收沒之時小民于土豪處還租朝往而暮還後改私租爲官糧乃于各倉送納運涉江湖動經歲月有二三石納一石者又有四五石納一石者有遇風波盜賊者以致累年拖欠不足又據洪熙元年周幹所言以吳江崑山之民田畝稅五升小民佃種富室田畝出私租一石後因沒入官依私租減二斗是十分而取八也又撥賜公侯駙馬等項田每畝舊輸租一石後因事故還官又如私租例

盡取之夫十分取八民猶不能堪况盡取之乎盡取之則無以給私家而必至凍餒安得不逃亡由是觀之則明沒私田爲官田或依私租舊額起征或僅減十分之二而分外之誅求轉甚于私租之舊故佃其田者或因貸錢之故鬻田富室然田鬻而租存宣德五年雖減官租十分之三然蘇州七縣民田不過十五分之一餘皆官田民田以五升起科而官田或以一石起科雖減十分之三猶爲七斗况鍾謂民田一入于官則一畝之糧化爲十四畝此佃官田者所由有凍餒之憂也及嘉靖時攤官田之租以入民田凡官田民田均依三斗起徵向民田僅納稅五升者今加六倍雖官佃之困稍杼然以無涯之稅責迫民田使之代納則凡民田屬于已有者固增重稅即佃田于人者彼田主亦因官租日重多取之佃民以爲償故近代以來江浙漕糧屢經減免然其額仍冠各省則承宋代官

田之弊害者也。由是而言，則中國土地其有屬於國有者，所取稅額必浮于田主。故土地國有之病民，較田主病民爲尤甚。此均可證之古史者也。

二、茶酒由官專賣之弊。酒業由于官營，始于漢代武帝天漢四年初，榷酒酤。昭帝罷其官，及王莽篡漢，羲和魯匡言山海鹽鐵錢布帛五均賒賤，幹在縣官，惟酒酤獨未幹。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使人可以相御也。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今請法古，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爲一均，率開一鑪以賣，釀五十釀爲準，一釀用麴米二斛，麴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各以其市月朔米麴三斛，並計其賈而三分之，以其一爲酒，一斛之平除米麴本賈，計其利而什分之，以其七入官，其三及糟，截灰炭給工器薪樵之費。然漢

書稱其酒酤設官而人愈病後世當用兵之日恆取利于酒奪民酤而權之官魏劉放以官販苦酒即係爭錐刀之利於民若茶爲官業則始于唐文宗用王涯言置榷茶官徙民茶樹于官場焚其舊積然唐書則稱天下大怨宋代之制凡民種茶均領錢于官而盡納其茶由官售賣凡藏匿及私賣者有罪陳止齋論之曰茶利自一錢以上皆歸京師而民不聊生矣蒙古併宋亦禁私茶犯者與私鹽同罪明代亦申茶禁由官給商均分其利然巡茶御史茶馬司茶課司諸官四出擾民明史斥爲秕政此皆茶酒由官專賣之弊也

三鹽鐵國有之弊 自管子海王篇言按口計鹽鐵之法以爲利出一孔者其國無敵先王知其然故塞人之養隘其利途予之奪之貧之富之皆在君夫所謂利出一孔者即國有之謂也不過巧爲立法以陰奪民利耳西漢之初貨殖均以鹽

鐵起家至武帝時因開邊之故遂欲收其利爲國有史記言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弊以摧浮淫並兼之徒又元狩四年置鹽鐵官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鬻鹽官與牢盆敢私鑄鐵器鬻鹽者鈇左趾沒入其器物又令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然漢書食貨志言卜式爲御史大夫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賈貴或強令民買之又鹽鐵論載文學之言曰山海者財用之寶路也鐵器者農夫之死士也縣官籠而一之則鐵器失其宜而農人失其便則鹽鐵國有確爲病民之大政自王莽時由縣官賣鹽鐵器鑄錢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復置交易丞五人設六管之令凡采取名山大澤衆物者皆稅之然公孫祿則稱其設六管以窮工商隗囂亦稱其規錮山澤奪民本業又言設爲六管增重賦斂刻剝百姓厚自奉養此

亦鹽鐵國有之弊也厥後元魏之時于河東鹽池設官甄琛
上表謂今縣官障護鹽池以收其利是專奉口腹而不顧四
體也北周置掌鹽官每地爲之禁百姓取者皆納稅至于唐
代鹽池鹽井皆隸度支第五琦復請置鹽院嚴盜鬻之律又
以諸州鹽鐵使盡權天下之鹽而鹽價遂增十倍

由每斗十
錢增至一

百一
十錢

人民愁苦及穆宗時張平叔請官自糴鹽韓愈駁之謂

今令吏人坐鋪自賣利不關己罪則加身非得見錢必不敢
受如是則貧者無所得鹽若令吏人家至戶到以糴其鹽勢
必索民供張騷擾極多又貧家食鹽至少或淡食動經旬日
若據口給鹽依時徵價官吏畏罪必用威刑恐所在不安是
國家直接鬻鹽較之鬻鹽於商由商較鬻者其弊尤甚及唐
末五代之頃慮官賣未必能周徧立鬻鹽食鹽諸名別貧富
之戶爲五等授以鹽而徵其錢厥後所徵之錢遂爲常賦其

鹽仍由官自賣至于北宋仍沿其制而張方平斥爲橫征嗣
蔡京變更鹽法俾商人先輸錢請鈔赴產鹽郡授鹽馬端臨
文獻通考論之曰京欲囊括民財盡入中都以進羨要寵鈔
法遂廢商賈不通邊儲失備東南鹽禁加密犯法被罪者衆
民間食鹽雜以灰土解池天產美利乃與糞壤俱集京委信
魏伯芻專主權貨務州縣惟務增課程督加厲民力因以擾
匱鹽賊遂滋此皆鹽由官賣之弊也嗣元代設鹽場之官以
鹽商運行各省又均派戶口收買令其入錢順帝之時又官
自糴賣明代亦由官招商販賣限行鹽之地然顧炎武日知
錄論之曰今日鹽利之不興正以鹽官之不罷又謂行鹽地
分有遠近之不同遠于官則近于私則民不得不買私鹽既
買私鹽則興販之徒必興於是盜賊多而刑法滋此均鹽業
國有之弊也

四均輸平準之弊 均輸平準者亦以國家之力操縱商業者也持此說者恆假口于周官之泉府史記言漢武帝時桑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爭物以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躍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而許之然史記又言時歲小旱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列肆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則此制疾民可知矣及昭帝時賢良文學論其弊謂今也釋民所有責民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行姦賣平農人重苦工女再稅未見輸之均也輕賈

奸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此平準均輸病民之確徵
及王莽時于長安及五都各立五均官而漢書稱其姦吏猾
民並侵衆庶各不安生唐德宗時亦置常平官積米粟布帛
絲麻諸物貴則下價而出之賤則加估而收之然施行未久
及宋神宗時王安石柄政推行市易法制置三司條例司上
疏謂方今天下財賦內外不相知盈虛不相補諸路上供歲
有常數豐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能贏年儉物貴難以供億
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徒使富商
大賈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今發運使實總六路
之賦入而其職以制置茶鹽礬酒稅爲事軍儲國用多所仰
給宜假以錢貨資其用度周知六路財賦之有無而移用之
凡糴買稅斂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於是以薛
向領均輸平準事然行之病民略與青苗錢相等故韓琦蘇

軾之流爭言其弊嗣葉適論之曰熙寧大臣慕周公之理財爲市易之司實則奪商賈之贏分天下以債而取其什二之息耳馬端臨亦論之曰以縣官而下行黠商豪家之事且貿遷圖利放債取息以國力經營之以國法督課之至使物價騰躍商賈怨讟而五年之間所得子本蓋未嘗相稱則平輸市易平準諸法均不克有利于民彰彰明矣

自是以外則西漢之時曾增海租並權陂池澤藪而春秋之時齊以衡麓守山林之木即萑蒲薪蒸鹽蜃亦守以舟鮫虞候祈望之官此均古代之實行山澤國有者也然名臣賢士均斥其苛則國有之策爲中國古代之一弊政矣

要而論之國有之說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則以一切利源操于國家以均配于民間可以泯兼併之風收抑商之效桓寬鹽鐵論所載御史大夫御史丞相史之言即表明此說者也本

議篇引御史大夫之言曰邊用度不足故興鹽鐵設酒權置均輸蕃貨長財以佐助邊費又曰鹽鐵均輸所以通委財而調緩急又曰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則民齊勞佚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利百姓錯幣篇引御史大夫語曰民太富則不可以祿使太强則不可以威罰非散聚均利者不齊故人在積其食守其用調不足禁溢羨厄利塗然後百姓可家給人足也禁耕篇引御史大夫語云今罷去之則豪民擅其用而專其利決市閭巷高下在口吻貴賤無常端坐而民豪是以養強抑弱而藏于蹠也強養弱抑則齊民淆復古篇引御史大夫語曰今者總一鹽鐵非獨爲利入也將以建本抑末離民黨禁徙侈絕兼並政輕重篇引御史語曰籠天下鹽鐵諸利排富商大賈拜官贖罪損有餘補不足齊黎民水旱篇引御史語曰故有司請總鹽鐵一其用平其賈以便百姓公私鹽鐵取下篇引御史語曰不軌

之民困撓公利欲擅山澤從文學賢良之意則利歸于下縣官無可爲者觀其所言于佐助邊費而外卽以均民間貧富爲詞故其目的欲收富民利源爲國有以分配全國之民後王莽亦曰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幹者所以齊衆庶抑併兼也又下詔曰夫鹽食肴之將酒百藥之長嘉會之好鐵田農之本名山大澤饒衍之藏五均賒貸百姓所取平卽以給贍鐵布銅冶通行有無備民用也此六者非編戶齊民所能家作必卽於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豪民富賈卽要貧弱先聖知其然也故幹之是王莽之意亦以利源國有則民間貧富克均豪商黠賈無所牟大利宋王安石行新法其所上萬言書曰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又作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曰有財而莫理則阡陌閭巷之賤人皆得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桀大而

後能如是而天子猶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矣又曰善吾法而行以理天下之財則安石之旨亦欲借國力以抑富商然按之實際則均不然凡古代所行國有制均君主利有此策假限制富民之名龍斷天下之利源以便其專制兼爲黷武窮兵之用實則商民未必抑而貧民亦未必富也何則國家于一切利源既向富民奪取不得不假以特權且司理其事仍不得不用富商故富商假國家之勢以劫民財史記平準書言故鹽鐵家富者爲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得賈人鹽鐵論刺權篇載文學言謂自利害之設三業之起貴人之家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澤擅官市執國家之柄以行海內富累于陶朱輿服僭王公刺復篇載文學語曰東郭上孔僅建鹽鐵策諸利富者販官買爵免刑除罪公用彌多爲者殉私園池篇載文學語曰今設機利造田畜與百姓爭薦草與商賈爭市利非所以明主德相國家也縣

官多張苑囿公田池澤公家有障設之虛名而利歸權家又漢書食貨志言王莽之時羲和置命士督五均六幹郡有數人皆用富賈洛陽薛子仲張長叔臨菑姓偉等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姦多張空簿府藏不實百姓愈病則國有之策決不足以抑富商之權且將授權富民以張其焰若謂其有利于貧民則又不然試即史冊所言者考之漢書食貨志言武帝之時犯法者衆吏不能盡誅又言王莽之時農商失業食貨均廢民泣涕于市道坐賣買田宅奴婢鑄錢抵罪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稱數又言民犯鑄錢伍人相坐沒入爲官奴婢其男子檻車兒女子步以鐵瑱琅當其頸傳詣鐘官以十萬數至宋神宗時則鄭俠且以流民圖上陳則國有之策名曰抑富商而利貧民實則富商無所損而貧民轉失其利耳此固驗之往事百不一爽者也

明太祖謂官專其利則必損於民可不鑒哉